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八編

科

學

家

庭

卷

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唯 一 無 二 之 消 遣 品

清 宮 二 年 記

德 菱 女 士 原 著
冷 汰 先 同 譯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 裕庚 君之女公子 德

菱 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

侍 慈 禧 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

乖 僻 政 見 之 卑 陋 以 及 私 蓄 之 美 富 遊 嬉 之

荒 縱 言 之 歷 歷 如 繪。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二君用京

語 譯 出。尤饒趣味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五 角

蔡子民先生著



附 錢靜方紅樓夢考
孟心史董小宛考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繡像

石頭記

洋裝二冊
二元六角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一書。

知其名者咸欲先覩為快 茲特

用大號字。精印單行本一冊。此書於清

初掌故敘述極詳 後幅附錢靜

方孟心史兩先生紅樓夢考

董小宛考 典贍翔實。一時無兩。洵不

可多得之傑作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科學家庭卷上

第一章

白利徒夫人入室後。卽注視其高懸之鏡。鏡架適處於兩窗之間。窗簾飾以英國之繡光華奪目。愈助秋日之陽光。夫人凝神斂黛。注視鏡中之影。若不知鏡中人與彼爲一身者。久之忽靦然微笑。以彼輕羅衫之淡紅色。與肌膚之玉色相映。倍增媚態。對鏡自視。不覺怡然自得也。夫人面形微削。秀雅宜人。雙瞳慈善。而有難以描摹之色。以爲碧則似綠。以爲綠則似灰。赭色之髮飾以絲縷環覆。其面若參浪之呈縐紋焉。其體態之端麗。望而知爲三十許。未經憂患之佳。夫夫人既對鏡。以自悅。復悅其室之宜人。蓋室中布置。皆由彼親自指示。一入此室。凡其室中之好尚。與夫財力之雄厚。皆可懸想。以得巨椅環列成一半。

圓形五色錯呈光輝悅目窗前植一棕樹綠葉漫舒有若巨掌綠蔭下置一風琴覆以古錦室隅爲一長形之床床上疊以各類之褥受室中所懸燈罩之反射閃閃作異彩又以室內器具行列太整殊乏風趣錯陳小圓桌數具以間之桌上列銀製玩物及殺克司風景畫數紙凡是皆可驗女主人之留意於風雅事焉惟火爐上立一著作家巴黎末尼之銅像飾以寶裝有人謂是室爲博學士橋溝工程師及藝術大學之物理助教員所居也夫人旣離懸鏡向胡床以行擬取玫瑰木所製之粉盒斗兒沙盆內所植之菊花一叢爲傭婦所亂失其序次乃以纖手整理之當此時夫人雖自悅其容貌之妍麗與羅衫之雅稱縱愉快於一時而意念中所蓄之諸苦惱使彼夜不成寐者究竟亦不能忘也乃坐椅上兀然不動微歛其首而以手按膝凝眸俯視若細察其地氈所呈之黯淡花紋者凝神以思迴想身世有非初意所及料者夫人家世殷富其父爲甲

厓鐵廠之經理人。當橋梁工程師白利徒君求婚時。夫人年可二十。其父以得此快婿爲幸事。遂許之。白利徒爲藝術大學之畢業生。志願甚奢。以爲如彼之學業優長。非有鉅大嫁資者。不足以當之。曾戲書其志願於算草之紙端曰。

白利徒 = 500,000 弗明

及白利徒既娶甲厓氏。所得奩資。果如所欲。且夫人不徒以財雄容貌端麗。而性又和藹。白利徒果非冥然無所感覺者。故此婚姻。雖了無生趣之象。數式表之。亦不得謂其絕無愛情也。求婚之初。甲厓香莉。之甲厓爲白利徒夫人本可任意擇婿。且與之跳舞者。不知凡幾。而白利徒比愛之品貌。又未嘗特異於衆。然香莉以爲婚姻。乃父母所主持。而非己所能操。其選政者。白利徒者。科學家也。學問之深沉。足養靈明之性。而其行動之嚴整。舉止之尊重。又使香莉見之。而欣悅者。締婚之初。香莉未嘗悔所適之非人。蓋白利徒愛情。縱非極擊然品。

性。堅。定。外。來。之。嗜。欲。無。以。溺。之。爾。時。此。算。學。家。抑。其。傲。岸。之。性。以。俯。就。家。庭。之。範。圍。雖。有。時。終。日。媚。學。不。暇。垂。念。其。婦。然。必。有。一。時。也。棄。其。學。以。篤。伉。儷。之。情。觀。此。容。貌。絕。代。之。嬌。姿。白。利。徒。又。豈。木。木。無。情。慳。者。耶。然。則。香。莉。消。受。家。庭。幸福。之。時。其。在。此。乎。顧。白。利。徒。究。竟。不。變。其。科。學。家。之。面。目。未。幾。仍。溺。於。高。深。不可。幾。及。之。算。學。中。香。莉。雖。欲。拯。之。而。無。由。邇。者。默。然。冥。想。不。覺。憂。從。中。來。雙。眸。注。視。暗。色。之。地。氈。欲。別。其。所。繪。何。物。而。花。紋。撩。亂。設。色。黝。深。幾。與。氈。底。相。混。不。覺。慨。然。而。歎。曰。此。余。伉。儷。間。身。世。之。小。影。歟。歲。月。逍。遙。愛。情。與。光。陰。俱。逝。黑。暗。多。而。光。明。少。幸福。之。來。其。可。冀。耶。香。莉。雖。鬱。鬱。幽。居。然。當。是。時。白。利。徒。固。未。嘗。離。其。婦。特。性。耽。岑。寂。獨。居。孤。處。耳。

香莉曾與其父母同乘汽車。不幸車覆。父母死焉。香莉亦驚恐致疾。醫家以爲當靜養。乃可致愈。遂勸白利徒君設榻於公司中。白利徒君亦以獨居之便於

修業也。遂久宿書室中，恆不入其婦之室。且是時白利徒君適從事於科學大著作，遂以全力赴之。幾忘家中，尙有此綽約之美。人者香莉清靜自守，亦良不欲擾彼。人著述之時間，然白利徒君之視其細君，僅如其室中之一器。當餐對坐，香莉有問輒以一二字答之，偶亦棄其高深之學理而預聞家事。然非失之苛，卽失之擾。家庭每日之細事，至簡者也。而白利徒視之均若微分積分術之艱深，無足輕重之事，亦必設爲問題加以討論，與以考察繁複重疊，斷斷不已。一切家庭之生活均抑之不道，而惟求條例之最便於學問者。香莉初亦規之，曾設法欲改其夫之惡習，而自操家政，然卒無效。規其過適以增其怒而已。夫人大失望，遂終日閒遊以消悒鬱。蓋夫婦間意氣之不洽，積漸而深，甚且終日間無片語之溫存，無握手之情懷，甘苦無與共衷，曲無由達，非駕言出遊，其何能寫吾心之悒鬱哉！然白利徒自華蒙遷巴黎之一年中，遊賞之事亦未嘗

無之。公家之跳舞。友朋之雅集。同學之宴飲。白利徒。雖漠視其婦。然亦未嘗不與之偕。往故仇。儷問。雖興趣索然。而香莉於魚水重諧之希望。尙未盡絕。因希望而生冥想。遂使香莉夜不成寐。晨起絕早。徘徊室中。時注視其室中之點綴。品以寄其遐思。

一日。香莉晨起。窗邊小立。揭簾外。矚當此時。蘇弗陸街寂無行人。幸有學生輩。結伴散課。以歸。恆使此街生喧鬧之象者。顧今日亦絕無人焉。香莉既悅。晨景之清冷。不覺悠然。深思歲月如流。宛宛以去。迴念自結婚後來居於此街者。已十閱寒暑矣。側首以望。則見李克幢部公園之一角。方當春光明媚時。一片綠陰。葱蘢可愛者。迨入冬而黃葉辭枝。短柵內。惟見鐵色巨幹。虬結縱橫。有若意大利賽會陳列之人體骨架焉。香莉旋釋簾內。向注視叢菊。見落英繽紛。集於胡床花瓣之色。與床褥古錦之玫瑰紅相錯。香莉既賞兩色之相似。復去其

覆。面。之。紗。以。領。此。一。縷。之。清。香。乃。自。語。曰。他。日。余。若。爲。跳。舞。會。之。領。袖。余。當。令。跳。舞。裝。束。盡。以。玫。瑰。紅。爲。之。而。飾。以。白。色。之。菊。花。當。此。時。香。莉。意。念。環。生。不。覺。愴。然。若。有。所。失。蓋。一。念。及。跳。舞。則。前。日。古。維。野。家。跳。舞。時。所。受。之。失。意。事。有。令。人。不。能。釋。然。於。懷。者。雖。香。莉。誓。欲。祛。此。無。謂。之。感。觸。而。憧。憧。往。來。於。心。胸。者。仍。紛。集。於。懷。也。

大尉鐸陸柔者效忠誠於香莉者也。然當時古維野家跳舞時大尉忽捨渠而就一短小身材服灰色衣之女郎蓋鐸陸柔曾表慕兩人之情好而香莉不以爲然鐸陸柔因以怨望跳舞時遂捨之而他就夫香莉貌雖麗固端潔女子也環繞於左右表示其愛慕者不知凡幾彼固未嘗有動於中今見鐸陸柔與白利徒夫人有淡漠之意則其他欽香莉之才貌而致其拳拳之意者方將伺於後而香莉不震不驚仍以淡泊處之不以此事繫其懷抱雖鐸陸柔長於葉子

戲與香莉有同好感情最洽。今一日斷交。香莉未嘗不懟其寡情。然卒以天理戰勝人欲。鐸陸柔事香莉早捐棄不復道矣。

當香莉沉思時。室門忽啓。白利徒君來矣。狀頗匆促。入門後。卽繞室亂行。似不知其夫人在此者。一覩其貌。卽知其爲一博學士。額頂寬廣。雙眸炯然。鼻銳似鷹喙。面形清癯。衣服不整。令人失笑。玄色頸巾。則後袒至背。而短衣鈕扣盡失。其序汗衫已破裂。眼鏡則架近鼻孔之上。以免仰視時之退下。至算學家之年齡。則甚難測定矣。觀其活潑之象。頗似少年人。而其舉止之鄙野。又似商店中之老傭人。白利徒旋植立於其妻前。以算術家橋梁工程師之雙眸。爲職業上之督察。注視其妻。若不勝其怒。而譴責之曰。聞吾家傭婦。變亂余室之器具。此事信有之乎。香莉答之曰。見汝室器具凌亂不整。故囑柔麗整頓之。使之不失其位耳。白利徒乃自語曰。不失其位乎。位之一字最宜詳釋。余素不識位作何。

解。凡。器。究。以。何。者。爲。原。位。將。據。何。項。原。理。何。條。定。例。以。定。各。物。之。位。次。乎。夫。人。歎。息。曰。噫。上。帝。余。但。見。室。中。床。榻。不。整。書。桌。斜。列。余。意。必。以。尋。覓。遺。失。之。紙。遂。致。器。具。攪。亂。耳。

於。是。白。利。徒。博。士。復。於。室。中。回。旋。不。已。偶。一。不。慎。身。觸。室。中。小。圓。桌。幾。覆。桌。上。之。盆。菊。乃。停。步。少。頃。移。身。近。夫。人。大。聲。詰。責。一。語。一。逗。兩。手。作。勢。若。握。物。於。大。拇。指。與。食。指。之。間。者。其。詞。曰。頃。汝。所。立。之。判。斷。究。以。何。者。爲。根。據。何。者。爲。已。知。數。乎。柔。麗。曾。告。汝。余。曾。覓。失。紙。乎。抑。別。有。所。見。而。云。然。乎。從。何。處。推。闡。而。想。像。及。此。乎。蓋。凡。此。意。念。決。不。能。無。端。浪。入。腦。際。也。香。莉。知。詰。問。之。不。可。逃。乃。答。之。曰。余。確。見。器。具。失。其。位。置。故。料。其。必。以。尋。覓。失。紙。而。致。此。非。余。之。妄。度。也。白。利。徒。曰。願。汝。切。實。告。我。器。物。之。失。位。一。星。期。中。有。若。干。次。一。月。中。有。若。干。次。失。位。之。期。究。在。何。時。香。莉。曰。余。未。錄。入。日。記。簿。不。能。細。也。白。利。徒。曰。有。是。哉。汝。言。之。

膚泛不切也。汝之議論恆失之。泛汝好大言而無濟實用。汝喜妄斷而不求確證。此皆汝不耐深思之病也。當此之時。算學家手舞足蹈。袖上紐扣爲眼鏡。懸繩所牽。鏡遂墮地。砰然作聲。俯身拾鏡。怒勢少遏。乃厲聲囑其夫人曰。余室器具。無論余若何布置。不願再有人變動之。夫人曰。甚善。謹聞命矣。

香莉語畢。卽起立。讓坐於其夫。然白利徒頗驚訝。以爲彼譴責其婦者至矣。而吾妻態度自若也。算學家乃凝視其坐而不釋。久之忽問曰。余曾以白粉作符號於壁上。今安在耶。豈歲月久遠。痕跡漸泯。非尋常目力所能覩乎。抑已爲人拭去乎。香莉漸不可耐。答之曰。此事誠或有之。然余亦不復記憶。蓋以粉壁爲黑板。而書方程於上者。此吾夫之恆態也。數見不鮮。何足介意乎。白利徒躍起。若有電力震動其全身者。兩目翕張。厲聲曰。方程乎。方程乎。方程乎。何汝用字之恆不親切也。昔日余曾於牆之一端。繪一圓輪。以示南方。而於他端。書一大極字。以

當北極鳥可僅以一圓輪與一極字代表。一方。程。乎。何。謂。方。程。汝。試。言。之。余。當。聞。其。界。說。也。香。莉。起。立。兩。頰。絳。紅。手。亦。震。顫。不。已。視。白。利。徒。之。面。而。以。顫。聲。答。之。曰。方。程。乎。此。不。可。解。之。希。臘。字。也。此。猶。太。宗。教。祕。密。術。之。符。籙。也。此。吸。人。腦。汁。耗。人。心。血。之。毒。劑。也。此。變。化。人。性。質。令。其。不。知。人。間。一。切。事。而。惟。知。有。原。理。惟。知。公。式。者。也。此。爲。人。妻。爲。人。母。者。之。仇。敵。也。爲。人。妻。而。惟。知。方。程。則。荒。棄。婦。職。家。以。不。治。且。必。以。博。學。自。居。輕。慢。其。夫。夫。婦。之。道。苦。矣。爲。人。母。而。惟。知。方。程。則。所。以。教。導。其。子。者。算。學。外。無。他。道。德。性。之。不。講。義。理。之。不。聞。惟。象。數。焉。是。精。靈。明。錮。塞。少。年。活。潑。之。象。去。而。生。機。因。以。窒。矣。方。程。非。爲。人。妻。爲。人。母。之。仇。敵。耶。香。莉。大。放。厥。詞。忽。覺。其。言。之。過。肆。遂。默。然。不。語。逆。億。其。夫。必。甚。怒。然。白。利。徒。僅。聳。其。兩。肩。而。齒。牙。間。微。逗。作。聲。曰。否。否。緘。默。良。久。而。沉。靜。之。態。不。復。能。持。遂。言。曰。汝。不。知。方。程。之。界。說。而。徒。妄。言。甚。矣。婦。人。之。愚。也。理。論。恆。不。確。切。乃。入。迷。

道。此皆不好學之弊也。

白徒利復懸其眼鏡。長嘆一聲。若憐其婦之愚者。復告之曰。余今於護書紙上。畫符號以示書桌與床榻四足之位置。且繪一矢以表余首所枕之向。床之兩端一宜向南。一宜向西北也。香莉聞之不覺微笑。譏諷之意露於顏面。曰。汝之坐臥必取此方向者。豈如迷信家言不如是不足以保其生命耶。白徒含怒答之曰。凡人苟遵此法。以坐臥則即獨居一室。可察風之方向。及烈風暴雨之候。至遠游乘車。可察車行前後之速度。香莉曰。聞汝言將使余大惑不解。博士不覺爽然。若有所失。曰。汝不解我言乎。香莉曰。匪特不解。且將有說以駁之。白利徒曰。汝將駁我說乎。香莉佯若不聞。即賡續言曰。僅就一書以言汝說之謬。已可概見。夫遠游乘車與室中器具之位置有何關係乎。

白利徒軒其目。雙眸之光逸出於鏡外。逼視其婦自足。至首。若測量其身材之。

高。下。者。厲。聲。詰。之。曰。地。球。非。一。車。乎。地。球。之。運。行。於。太。空。與。車。輛。之。轉。輪。於。地。上。有。以。異。乎。香。莉。曰。無。以。異。也。然。由。是。以。論。則。床。之。一。端。似。宜。向。東。余。幼。時。曾。憶。人。言。地。球。旋。轉。蓋。自。西。徂。東。也。香。莉。之。理。論。真。確。不。磨。使。博。士。無。詞。以。答。仇。視。其。夫。人。之。態。因。以。少。遏。繼。以。解。釋。曰。汝。言。誠。然。然。當。科。學。院。末。次。會。議。時。茄。利。蒙。達。君。曾。呈。一。書。雖。一。小。冊。而。搜。羅。甚。富。是。書。論。地。球。磁。力。之。射。於。人。身。較。地。心。吸。力。爲。尤。強。故。臥。者。以。南。北。向。爲。最。宜。至。日。間。寫。字。讀。書。則。宜。面。南。凡。此。磁。力。關。係。之。布。置。皆。茄。利。蒙。達。君。所。證。明。而。余。願。遵。守。勿。失。者。也。白。利。徒。語。至。此。聲。漸。銳。憤。慨。之。色。現。於。顏。面。賡。續。言。曰。不。幸。余。家。之。布。置。鮮。有。當。於。余。意。者。家。中。人。蓋。幾。忘。余。之。從。事。於。學。問。矣。

香。莉。繞。室。徐。行。加。以。輕。嗽。曰。休。矣。自。晨。達。暮。汝。所。討。論。者。除。學。問。外。尙。有。他。事。乎。余。偶。弄。風。琴。以。資。排。遣。柔。麗。必。出。而。告。曰。主。人。請。女。主。人。止。樂。因。彼。方。從。事。

於學問也。朗利及陸培偶戲於廊。柔麗必奔而告曰：「主人請女主人阻公子輩之喧嘩，以彼方從事於學問也。」從事於學問矣，可捐棄一切事而不問乎？余將出外閒遊，休養身心，不願再聞主人從事學問之一語矣。

此時香莉恨極，坐榻上以柔荑握拳擊褥，用洩其憤。白利徒覩此夫人怒容，聳其兩肩，若表輕慢之意者。旋自語曰：「此淺淺者，汝乃不解真自絕於學者也。」香莉躍起，緊閉星眸，若童子思索一難讀之字而不得者，繼乃憤然答曰：「所不解者，同燒點之圓錐割線耳。」香莉語此，則見其夫注視其身，良久不釋，形若公園中之石像，而其可怖之狀，又若教主嚴責身犯惡行之人。香莉恐所語之或誤，乃急求此語之由來以解之，曰：「同燒點之圓錐割線一語，乃余所聞於沙飛姑母者也。」

沙飛者，馬野氏之女，郭禪氏之婦，而全國橋梁總稽查員之妻也。馬野與郭禪

兩家皆以算學著名於世。馬野曾創一原理。學者稱爲馬野原理。郭裨曾創一定理。學者稱爲郭裨定理。沙飛於白利徒家爲近親。彼視香莉若己女。時時加以訓導。以爲爲人婦者當專心壹志。贊襄其夫所爲之事業。不幸香莉不能聽。沙飛自幼至長於科學。不肯問津。其夫方從事著述。香莉誠無術以贊襄之。雖一知半解。時亦強識一二科學名詞。然學無根柢。偶一用之。終不熨貼。此香莉不見悅於其夫白利徒之原因也。

白利徒兩唇翕張。正欲大放厥詞。以與其婦反唇。忽聞鈴聲。卽騰躍而起。若狸奴之搏鼠。兩足健舉。狂奔入膳堂之門而去矣。夫人亦微歎。以舒胸中之憤。且慶良人之捨彼而去也。香莉自知甚明。以爲以一博學大家而娶一無學之女。誠爲不幸事。然風姿娟秀。性情溫柔之女。郎而伴一木強無情致之夫。恆任其左右作戰鬪狀者。其不幸不尤甚耶。彼爲鐵廠主人之女。而非一定理一原理。

之。女。豈。彼。之。過。耶。彼。固。無。學。然。白。利。徒。曷。不。設。法。以。教。導。之。乎。曷。不。設。法。誘。掖。其。婦。俾。爲。同。學。俾。爲。女。友。乎。香。莉。因。追。念。其。父。母。之。居。室。終。日。靜。好。絕。不。聞。詬。誶。之。聲。當。餐。對。坐。吾。父。享。家。庭。之。樂。趣。怡。然。自。得。一。切。煩。惱。事。皆。捐。棄。不。道。惟。表。示。其。和。樂。之。家。庭。吾。父。所。作。之。事。業。必。告。諸。其。婦。而。吾。母。有。所。規。諫。父。亦。必。樂。受。盡。言。兩。人。相。親。相。愛。人。生。幸。福。寧。有。倫。比。耶。

香。莉。思。念。至。此。忽。見。柔。麗。啓。門。而。入。啓。曰。山。澤。童。夫。人。欲。晤。女。主。人。今。在。客。廳。小。坐。香。莉。曰。汝。可。引。彼。入。室。香。莉。卽。對。鏡。自。照。其。面。蓋。恐。詬。誶。之。餘。憤。怒。之。色。現。於。嬌。容。殊。非。所。以。對。客。也。旋。以。手。整。其。髻。復。約。其。羅。衫。之。鈕。扣。匆。匆。步。出。室。門。以。迎。其。客。

山。澤。童。夫。人。之。家。世。與。香。莉。略。同。其。夫。亦。一。橋。梁。工。程。師。也。夫。人。貌。美。而。身。短。舉。止。靈。動。鼻。端。外。露。髮。髻。蓬。鬆。作。墮。馬。妝。面。露。笑。鬢。雙。眸。敏。銳。蓋。夫。人。之。狀。態。

有若造像者所作之小美人也。夫人兩頰呈玫瑰色。櫻唇柳眉。其體態之輕盈。服飾之妍麗。姿勢之閑雅。雖薩克司之雕琢像亦無以過之。夫人服獺皮之外套。長垂至踝。冠獺皮冠飾以長綠帶。從時尚也。而兩腕則納於巨大之手筒中。夫人爲籬紅橋梁督辦之女。其母亦頗具材略。卽以其女配山澤童君。論已足知其擇婿之得宜。蓋山澤童者。有情人也。出入必偕其婦。曰婦人好浪費。非加以裁制而時時監察之。必將盡耗吾財於裝飾品中。吾之出入必偕者。所以監督吾婦之用途也。然此言亦不足爲證。博士終日沉思。壹志於學。又安有餘暇監察其婦之出納。卽偶一詢及其夫人飾辭。以對山澤童。無不深信。所以出入必偕者。特以愛情之戀戀不忍捨其夫人獨行也。山澤童伉儷甚篤。非白利徒夫婦之比。夫婦詬誶之聲。絕不聞於渠之家庭。雖時亦怪其婦不明算術。之博大精深。然兩人情好甚密。不因是而攜貳。且山澤童盲信其婦。卽誑語亦深信。

不疑也。

白利徒夫人居華蒙時。始識山澤童夫人。此時兩工程師適同事也。願爾時白利徒夫人之子女皆幼。勤心撫養。不暇與山澤童夫人相往還。山澤童佛籃佛接

籃即山澤童夫人名

追念舊交。每過巴黎。必訪香莉。香莉亦以佛籃之利易。欣然接待之。

山澤童夫人入門後。衣襟間香氣氤氳。盈於全室。趨前與香莉相見。握手曰。吾可愛之夫人。如此清晨。造府攪擾。良抱不安。妹自到巴黎。本欲即日造訪而卒。鮮暇。前晚曾一見夫人。疾行往古維野家……夫人前晚所服之藍色衣色。既鮮麗。制法亦佳。未審製此衣之縫工。爲誰氏乎。不待香莉之答。復嘆息而言曰。余不知衣服必如何。而後可必如何。乃合時尙巴黎之變遷。眞迅。今歲之式樣。又不知若何矣。殊令人追蹤不及。噫。吾親愛之夫人。今余將去。父母之鄉。而適胡項。因吾夫已受命爲是邑之工程師也。然我聞胡項僻邑。衣服質陋。

余將何所取法以製衣乎。凡此遷徙夫人諒未知之。然吾夫亦不樂爲是邑之工程師。夫人略聞其梗概否耶。白利徒夫人欲乘其呼吸空氣。言語中斷之時而告以胡項雖陋。位置則佳。然佛籃語如潮湧。無片刻之停。繼續言曰。卽吾夫昔日所居之華歇爾亦一陋邑。城小如土罐。人居其中悶損欲死。居人樸陋可哂。上天若佑夫人必不令夫人居此也。……噫。余誠饒舌哉。余與夫人談已久。尙未以今晨造訪之宗旨告夫人也。白利徒夫人揚手延之上坐。山澤童夫人應命。然僅著其身於椅之一邊。卽復言曰。親愛之夫人。今晨余之來此非爲他事。蓋欲與夫人共遊秋宮。訪古維野。夫婦渠等甚盼夫人之降臨。而塔司魯君亦欲晤夫人於此地。當是時山澤童夫人以敏銳之目光注視香莉。而以清晰之音解其前語曰。塔司魯者卽塔司魯喬治。諒夫人必素與之相識也。

香莉自語曰。塔司魯君乎。語時作沉思狀。蓋一聞其名。不得不令香莉追思其

容。貌。也。培。司。魯。爲。一。翩。翩。美。少。年。而。性。情。又。和。藹。近。人。前。日。香。莉。屢。與。之。跳。舞。覺。秀。雅。冶。都。令。人。欣。悅。其。風。趣。較。鐸。陸。柔。爲。尤。美。談。論。時。又。興。趣。橫。生。莊。諧。疊。出。香。莉。聞。之。爲。之。心。折。自。是。以。後。香。莉。腦。界。中。又。有。塔。司。魯。其。人。者。占。其。小。小。位。置。矣。

山澤童夫人又曰。親愛之夫人乎。然則余頃所陳者。諒蒙鑒察矣。望勿見却。夫人苟弗蒞會者。吾儕滿座爲之不歡……午後二點鐘。余當來此以候夫人。佛籃不俟香莉之答。語畢卽起立。長裙綵繚。移步向外行。見盆菊盛開。讚嘆不置。旋去矣。忽又轉身問曰。汝試告我。今歲婦人之頭巾。仍以青色者爲美乎。語畢大笑而去。其餘音尙髣髴。繚繞於室中也。香莉俟其去。卽閉室門。以手撫膺。端坐凝思。念山澤童夫人何其幸福之多耶。凡青年之女郎。當此境界。俯仰快意。則如光芒四射。不啻初日之浴。扶桑人見佛籃。未有不知其一生未經憂患而

其腦中僅知有快樂。僅知有美麗也。佛籃招客暢叙。俾成勝會。逸興遄飛。無憂無慮。香莉見之。不禁旣羨且妬。而厭苦其身世之思。亦油然而來。蓋自結婚以來。忽忽數載。日困愁城。無一愉快事。足以舒其心胸。香莉於是悲從中來。泫然流淚。嗚呼。此兩行熱淚。卽反抗白利徒之淚也。

第二章

時屆二點鐘。柔麗爲女主裝束。竟忽聞鈴聲。則山澤童夫人來矣。仍服晨間所衣之外套。而皮冠則易以大帽。帽上飾物。爛然羽毛。叢列帽簷之廣。幾覆其全面。佛籃身材又短小。自外進室。行經中庭。爲日本矮樹之叢。葉所蔽。幾不能辨其爲何物矣。夫人呼曰。親愛之友。余之履約信乎。再遲數分鐘。余卽訪古維野夫人於秋宮矣。當此秋季。天暝頗速。轉瞬卽昏黑。苟欲一覽秋宮之風景者。當迅往。香莉曰。然余已整備矣。兩人卽款步出門。佛籃觀香莉之裝束。不覺手舞。

足。踏。讚。美。之。詞。有。若。泉。湧。曰。有。是。哉。夫。人。之。娟。秀。也。此。長。垂。之。藍。呢。外。罩。與。貉。皮。之。領。巾。雅。稱。夫。人。之。體。誠。哉。巴。黎。婦。人。之。長。於。裝。飾。也。今。日。氣。候。未。寒。而。余。已。服。獺。皮。之。褂。駕。言。出。遊。不。幾。令。人。失。笑。耶。余。自。華。歇。爾。啟。行。時。適。遇。大。雨。人。皆。謂。余。至。巴。黎。時。天。必。降。雪。故。御。裘。以。行。也。當。是。時。佛。籃。且。行。且。語。移。步。甚。緩。語。至。此。戛。爾。中。止。彼。自。憶。余。來。此。何。事。曉。曉。不。休。令。白。利。徒。夫。人。久。立。何。爲。於是。恍。然。悟。多。言。之。非。計。乃。曰。余。備。車。在。此。與。夫。人。同。載。可。乎。香。莉。曰。甚。佳。於是。兩。人。遂。登。汽。車。而。去。

是。日。天。氣。晴。和。秋。光。媚。麗。皜。皜。之。秋。陽。於。垂。落。之。前。散。射。其。光。於。街。衢。若。淡。金色。之。鋪。於。地。路。旁。兩。行。叢。樹。與。琳。宮。傑。觀。亦。受。斜。陽。反。射。而。作。金。碧。色。車。行。殊。迅。倏。忽。已。至。聖。日。而。曼。鎮。過。公。加。特。橋。蔚。藍。天。光。中。忽。見。萬。屋。鱗。鱗。樹。木。叢。茂。者。巴。黎。也。左。顧。古。城。山。嫩。河。環。其。三。面。穹。碑。屹。立。銅。柱。環。拱。紀。念。勝。蹟。不。可。殫。

述。足以。想。見。法。蘭。西。人。千。五。百。年。之。雄。風。焉。右。望。新。城。雄。踞。岡。阜。金。閣。瓊。樓。光。彩。耀。目。禮。拜。寺。之。雙。塔。高。矗。雲。際。令。人。想。人。羣。進。化。技。術。精。能。足。以。奪。造。化。之。功。用。焉。然。兩。人。者。默。然。無。語。若。不。知。有。都。城。之。壯。麗。在。其。目。前。者。蓋。彼。各。有。所。思。也。

白利徒夫人則思其夫午餐時之狀態蓋香莉曾告其夫渠當與其友共遊秋宮而其夫僅以叱咤之聲答之以爲彼絕不贊成此遊也是今日之遊覽僅彼一人之獨樂耳顧在此數小時間彼身世之鬱積或可因此稍舒香莉思念至此心中不能不謝山澤童夫人之相招而深致其感激焉又覺此人品性之優美而欲引以爲閨中良伴矣

至山澤童夫人則欲研究一重要問題使彼久不能釋然於懷者蓋淡灰色間以玄色條紋之手套爲華歇爾人所時尙者究合於巴黎之新樣乎吾鄉人所

用者則又以瑞士之黃色爲貴。將何所適從乎？欲詢於人，恐爲人笑，以爲是區區者而不知將疑吾爲鄉曲村舍間婦人矣。於是當車輪前進時，佛籃不注意於巴黎之風景，而惟觀往來衣服都麗之婦人，其手套爲何色也。

顧兩美同乘，默不一語，未免岑寂。佛籃亦覺之，乃言曰：親愛之友，汝觀此時之巴黎，其美麗爲何如耶？春秋多佳日，世界城邑鮮有及巴黎之美者。冬日則南方爲佳，夏日則海濱爲勝……然巴黎樹木茂盛，赭色之葉與鮮麗之花相錯，淡雲薄霧籠罩之風景，清幽罕有可與比擬也。佛籃語至此，又歎息而言曰：噫，吾夫山澤童，至何時始可受命爲此邑之工程師乎？余所待之時，日恐終不可至矣。佛籃以山澤童不能謀一位置於巴黎，以慰其婦樂居此土之渴念，悵其夫若有深憾者，是時車行甚緩，過一峻路，是卽秋宮門外之道也。於是佛籃告香莉曰：古維野夫婦在膳室前雕刻像下候吾儕矣。

兩人步入中堂。覺寂靜無喧。令人意閑。雖亦時聞人語之譁。闐然堂宇廣博。其聲散入空際。仍無以破此岑寂。日光透輕羅簾幙。浸全堂於淡金色中。雕像之白色。因以少斂。賓客稀少。復爲堂中盆樹綠蔭所掩蔽。故全堂呈靜穆之態。焉當是時。古維野夫婦已蒞秋宮矣。古維野身高而體博。兩肩寬廣。目光炯然。面容嚴毅。望而知爲經營事業之人也。自藝術大學畢業後。卽受任爲工廠之經理人。娶一自由車製造家之女。其妻父得古維野之助。營業因以大盛。并創一新式引動機自由車公司之名。遂高出儕輩矣。古維野夫人狀貌亦碩。碩體魄亦強健。年方三十。有五面色。黝黑不敢謂之美麗。然恆作笑容。足以知其性情之慈和。夫人衣服麗而不雅。蓋其縫工樸陋。不爲之點綴也。古維野夫婦伉儷甚篤。家庭之間和樂親厚。古維野夫人治家亦儉。生子女五人。皆自乳之。爾時室中衆賓。皆集視線於古維野君。非驚其狀貌之魁梧。亦非豔其衣服之

華都實以其紐扣之特異耳。蓋紐扣上繫一紅帶，廣僅半指而燦爛奪目，有不得不令人注目者。以羅馬賽會古維野之出品，大受獎勵。此時工藝家之足與古維野抗者，厥惟博雅李然會場之獎勵。則古維野獨得之。古維野引以爲人生之至寵也。自獎勵書登之政府公報，獎勵徽章亦由政府給予。古維野卽繫其徽章，遍遊各處，以銜其榮，并受友朋之祝賀。前日之設宴招飲，遍邀紳士者，卽慶祝此事也。

山澤童佛籃卽趨前與古維野夫婦爲禮，并告以今日胸中之愉快，不可名狀。白利徒夫人竟爲彼引領至此，足證彼與白利徒夫人之交誼爲不可及也。於時古維野夫人笑問曰：前日之夜，夫人何行之迅？余苟遇白利徒先生者，將責以何奪吾跳舞會中明珠去也？香莉解釋曰：余夫殫心於學問跳舞，非彼所好也。古維野夫人曰：吾夫亦然。然當時休息，神志清明，乃能求學終日埋頭於

書城中不將太耗腦力乎於事又曷濟哉古維野則恆與乃婦表同意乃附和曰誠然語畢舉首外視若察衆客之已否齊集於此者忽聞山澤童夫人呼曰塔司魯君來矣

塔司魯來此固已久隱身室隅以窺蒞會之婦人今乃佯爲匆遽狀若蒞會之已遲者塔司魯鼻挺而細口小而齒白恆作笑容是固翩翩美少年也雙瞳靈活髭鬚豐美其體態之輕逸舉止瀟灑有非他人所能及者塔司魯長於交際人皆樂與之友而婦女交際社會尤悅之蓋彼有一絕技能使其目若開若闔其聲若抑若揚以媚婦人也塔司魯自藝術大學畢業後卽由校咨送於某公府中以資練習以爲轉瞬卽爲優美之位置然彼爲小商家之子交游既寡又迭有羈者爲之推挽卒不得如願以償於是歎橋梁科謀事之不易而非他科所能比擬悒悒不得志遂棄其專職而執役於某公司頗欲周旋於社會中以

冀得一大工家之女爲妻。因婦家之推挽而得一優美位置也。

塔司魯趨前與衆人握手爲禮。并各致其頌辭。然是時山澤童夫人已離位而呼曰。吾儕非爲閱佳畫而來此乎。吾儕曷往觀之。於是衆人齊起。過一紫沙路。趨近扶梯拾級而登。級盡入一小室。此卽陳列畫圖之室也。山澤童佛籃手舞足蹈。談論風生。時以羅巾拭其眼鏡。以詳察往來婦人之整束。至古維野夫人雖時亦注視衆人之裝束。然彼固馳念其子女焉。護視之傭婦能阻其戲弄。火柴乎能禁其操刀以妄割乎。有頃憂慮忽釋。回顧其夫而以和悅之聲呼之曰。汝見安仁乎。此小女兒意與狸奴爲戲。此非吾與爾之掌上珠乎。古維野答曰。誠然。語畢。他顧古維野。方注視來賓之胸襟。蓋來賓中可分兩類。一懸徽章。一則否。古維野見懸徽章者不覺內忤。以爲徽章之勝於吾者多矣。是區區者又曷足貴乎。見無徽章者則又自慰曰。彼固無是也。余對之亦良足以自豪矣。

塔司魯則趨近白利徒夫人。而以矜持之態。溫和之容。致其感激之忱。以爲疇昔之夜。彼與夫人首次跳舞。實爲彼一生之榮幸。而有一事。彼引爲深憾者。則以夫人歸家。特早不預。末次之日耳。曼舞也。當是時。山澤童夫人亦與之會。晤有謂佛籃故遲其行。必待至此時而始出者。殆有深意存焉。佛籃之必引白利徒夫人至此者。爲古維野夫婦來乎。抑爲塔司魯來乎。要之不規其友於正。恐不能爲佛籃恕也。

爾時香莉復以前日早歸之故。諉其咎於白利徒之催促。佛籃則曰。噫。吾親愛之夫人。汝旣偕白利徒來。當設法以安頓之。汝乃任其徘徊無聊。於是彼屢觀其時表。屢問散會之時刻。不願久居於此矣。儂則不然。儂與吾夫蒞會。卽引二三學者與之長談。以破岑寂。儂乃從容跳舞。舞畢。罷會。我欲歸。而吾夫山澤童猶清談娓娓。不忍遽離。余乃強引之以歸也。香莉笑曰。處置山澤童先生。乃如

是之易乎。蓋香莉之意，以爲白利。徒性暴戾，殊非山澤童之比。雖欲羈縻之，而其道無由特香莉雅不欲顯言之故，以微辭答山澤童夫人也。山澤童夫人曰：人苟能運其智慧，事無弗濟。余憶昔偕夫赴友人家之宴，座中賓朋畢集，宴畢女賓排列坐椅，以備跳舞，而男賓則苦無位置，於是啟堂側之一室，延之入內室之逼隘，幾若雀籠，欲出則女賓外繞，勢有所不能。於是彼等不得不閒談，以資消遣。郭裨馬野君暢論科學，其附而和者爲吾夫及陸馬雅君爲……佛籃語時忽忘此人之名氏，乃顧而問古維野夫人曰：親愛之夫人，昔日與吾夫談於斗室中，身材短小而面露笑容者爲何人乎？古維野夫人曰：此科學院博士茄利蒙達先生也。佛籃笑而鼓掌曰：是矣。是矣。汝試一閉目思之。斗室中何景像乎？翌日僕人進內第，見壁間窗上滿書公式，或以鉛筆或以藍色。僕人拭以布洗以水，皆無效。於是牆壁則加以粉飾，門窗則加油漆焉。古維野夫人止。

之曰。汝言太輕薄哉。不無言之過甚乎。

已而晤談之諸人漸散。衆賓出圖書室。緩步入中堂。香莉復與塔司魯語曰。數日內。君與何人跳舞。塔司魯答曰。陸馬雅女士。陸馬雅愛倫者。巴黎最大電廠主人之女也。故塔司魯意外之希望。卽在於是以爲苟能悅陸馬雅愛倫。彼之後福當無限量。於是塔司魯於愛倫之前時表其特異之愛情。而愛倫略有不悅之色。彼必引身以避。必不使愛倫厭惡之也。前日塔司魯曾設法以近愛倫。而卒無效。蓋彼與陸馬雅家素無交誼。彼之鍾情於愛倫者。特幻想耳。香莉復問曰。愛倫當美麗。塔司魯君曰。然。

此時塔司魯爲狀頗窘。抑愛倫乎。則聲播於外。愛倫聞之。必怒。而塔司魯之希望絕矣。揚之太甚乎。則香莉聞之。且怒。於是塔司魯以毫無關係之語掩之曰。夫人亦識愛倫乎。香莉對曰。余與彼忝爲親戚。塔司魯陡聞此語。不覺欣然色。

喜。

塔司魯以爲際遇來矣。彼所期望之電廠位置。昔日屢求而不得者。今可得矣。因白利徒夫人以交陸馬雅家。既可得賢內助以治家政。又可得一廣通聲氣之親戚以謀位置。誠一舉而兩得也。此中利益塔司魯計之熟矣。然白利徒夫人清靜自守。不預外事。其肯爲塔司魯作紹介乎。彼爲山澤童夫人之友。誠不能爲之諱。然其舉動有與之相似者乎。故塔司魯所期望於香莉者。皆幻想也。香莉復言曰。愛倫天性聰明而慈厚。終日奔走以濟貧乏。置身於紅十字會。以救四方之病者。此蓋篤於宗教之女士也。塔司魯聞其語。卽沉思曰。跳舞之夕。與愛倫語者。愛倫無不以宗教勗之。當時余頗怪之。今聞香莉語。乃恍然悟。愛倫與余論。空懲人欲。砥礪道德者。皆其篤信宗教之故也。噫。使彼不爲陸馬雅君之女。或陸馬雅君無巨大之電廠。與余無所關係。則愛倫之言論。余將服膺。

而不釋矣……他日余見愛倫將川余之慣技蹈其瑕以誘之籠絡一少女使之就我範圍者非余之難事也彼既以濟人之急爲己任則慰余之渴念而以身許余者獨非彼之慈善事業耶

古維野君告衆人曰吾儕當少休矣每日此時必有負販者挈其花毯地衣及東方之產物手持一幟幟上大書著名之公司周游秋宮大聲求售狀至可憎吾儕曷少坐以避之於是衆夫人據榻坐男賓坐椅上山澤童夫人卽與其友討論手套此重大問題尙未解決也古維野問塔司魯曰君近在實習期中諒必勤於所業塔司魯搖其首若有不悅之色者曰否此中規模太巨經營之事太夥執事者終日忙忙而所操之業絕少興味薪水又甚微此非佳業也塔司魯所以作如是答者以見彼不滿意於現所執役之公司苟古維野與以位置必捨其舊而新是謀也然古維野未審其用意卽續言曰君爲黃乎抑爲紅乎

塔司魯曰爲黃。古維野曰當時余亦如是。君以綺年得此黃色。誠幸事也。古維野夫人聞其問答之辭不覺微笑。若深諭其意者。蓋夫人知學校之習慣。每分學生升級之序爲兩色。一爲黃而一爲紅。在實習期中得黃者先升。得紅者次之。於是夫人顧而問衆夫人曰。諸位夫人亦知此黃紅兩色之意義乎。是時山澤童夫人適注視一鮮豔之羽毛冠。乃以手作勢而答以不知。蓋此類問題彼素不研究者也。白利徒夫人亦不喻其旨。蓋白利徒以其婦爲不足與言。家居燕坐。從未嘗以學校之故事告之。

古維野以杖畫地作圈。繼續告塔司魯曰。君不快意於君所操之職業。未嘗無理然學者。講明學理後。實驗最爲要事。蓋學理與實驗誠截然爲兩事也。塔司魯曰。誠如君論。是時古維野俯首沉思。蓋彼憶從事實業之初。以爲深明學理者。必能措置裕如。及至身親其事。而懷疑不能決者。有之。背道而相馳者。有之。

於是悟學理之不足盡憑而實驗之未可忽也。卽以鐵道學論科學家皆謂輪轉車行了無異議。然車輪環轉而無推挽之力以補之。永不能使車前行。蓋一切事皆因摩擦力而變動。非實驗不能見也。塔司魯曰。吾儕未嘗不歎理想科學家魄力之雄。創立法術建設定例誠浩然。而無涯犁然而有當然。彼之創設往往徒勞無功者。不知凡幾。能弗使人爲之耿耿也。

塔司魯語時目注香莉不已。蓋彼之言論爲白利徒而發也。欲觀香莉之態度若何其心至不可問。然香莉不以爲忤。微笑以睨之。若深服塔司魯言論之當於理者。蓋彼亦以爲白利徒之著作竭畢生之力以赴之。究以何者爲歸宿乎。上書科學院以表意見。發行著作以示鴻博。世俗之人固有爲香莉慶者。以爲得一博士爲夫婿。乃人生之幸事。然此諛媚之辭於香莉又何所益耶。彼博學於家人。又奚益。終日枯坐。話諛之聲不絕於耳。使犬好光陰。耗於愁苦。憂慮中。

者。此。香。莉。所。得。於。白。利。徒。之。幸。福。也。聞。塔。司。魯。言。有。不。表。示。其。同。情。乎。

山澤童夫人亦暫釋審察裝飾之目力而聽彼等之討論。彼亦與塔司魯表同意。抗聲謂之曰。君言甚合鄙意。余願吾夫恆從事於工業。蓋無論若何總可獲利。少許也。每見余夫公司中事畢歸來。以其餘閒據案兀坐作圖演算。恆使余悶悶爲之不樂。夫人語畢。默想身世。以爲苟山澤童君爲工廠之經理人。如古維野之位置。則彼可終日覓縫工訪長於裝飾之人。與之討論。不必如今日之留意於工程。使瑣碎之事充滿腦際也。且巴黎都城也。居於其中。可乘汽車以遨遊觀戲。劇以消遣。且可廣交友朋。以暢心胸。當是時一切繁華之幻想。皆見於山澤童夫人之心目間矣。

山澤童每聞其婦之責言。卽以懊恨之辭答之曰。吾之好友。余非汝之佳耦。余知之審矣……然汝當知余所事者爲何事……汝不必怒……汝不必垂念。

及余……汝往消遣。汝往快樂……山澤童夫人以友人之招飲爲樂事。彼不耐家居。終日遊行街市。家中午餐晚餐之時不能規定。或早或遲。隨彼之意。向隨彼之便利而變遷。時有夫人出外而家中不知其何往者。家政之紊亂可知矣。至山澤童亦一意放任。不欲束縛其姑。山澤童之嗜好之意向家中人絕不顧慮之一。若山澤童之不在人間。世者而山澤童無幾微之怨恨。方沉思。渺慮以媚學以爲是。乃人生之至樂也。

塔司魯是時欲趨近白利徒夫人。然古維野不任其去。與之酣論。近時大學之教授法。塔司魯覺其言悉當於理。則亦肅然靜聽。古維野曰。近時教授偏於理論。所注重者原理耳。公式耳。實地之練習不措意也。卽以天文科論。推算折光之法。小數有十三位之多。其詳至矣。然學者當演算時。尙不知今所推步者爲一星象也。論者以爲靈明以摩礪而益銳。研究理論者歷練靈明之具使之。

無。所。往。而。不。利。也。彼。習。微。積。術。者。視。他。算。術。皆。甚。易。卽。其。明。證。此。說。甚。確。余。固。無。以。難。之。然。習。其。算。而。不。知。所。算。者。爲。何。物。其。偏。於。理。論。也。甚。矣。塔。司。魯。曰。允。哉。君。之。論。也。古。維。野。又。曰。學。貴。有。用。當。以。畢。生。之。力。創。一。利。用。厚。生。之。物。以。增。斯。民。之。幸。福。乃。爲。不。負。所。學。耳。彼。高。談。原。理。者。遁。入。微。茫。而。無。補。實。用。曷。足。貴。乎。塔。司。魯。久。欲。設。辭。以。譽。古。維。野。而。苦。無。機。緣。今。聆。其。言。論。乃。知。其。旨。在。自。詡。其。創。造。之。功。遂。進。言。曰。若。古。維。野。引。動。機。堪。稱。實。利。及。於。斯。民。矣。古。維。野。聞。之。大。樂。以。手。撫。胸。欣。然。微。笑。覺。少。年。同。學。與。彼。同。意。尙。欲。劇。談。以。暢。厥。旨。忽。見。一。人。身。長。而。面。赭。年。約。三。十。許。狀。若。官。吏。于。然。自。外。來。山。澤。童。夫。人。招。之。以。手。遂。由。彼。引。領。入。見。於。衆。人。曰。此。華。歇。爾。城。之。比。利。野。中。尉。也。

古維野夫人乘來客與衆人周旋時離座起立其夫隨之夫人曰吾儕將別君等而去心中至爲歉仄山澤童夫人曰親愛之夫人汝何行之速耶曰然余久

羈於此。而子女有在家中者。心神爲之不安也。曰如是。余亦不敢強留夫人矣。於是古維野夫婦與衆人握手而別。古維野夫婦既去。山澤童夫人告比利野曰。中尉君欲觀此處之陳列品乎。余可爲君之引導。此處之陳列品。尙有大半君所未見。於是衆人前行。香莉與塔司魯稍後。兩人復聯袂同行。塔司魯沉思曰。余當表褻白利徒之過失。白利徒固以嚴厲冷淡之態待其婦。不識香莉尙以昔日之愛情。欽佩博學之念。留於腦際也。否耶。余之情懷。香莉知之也。否耶。於是塔司魯抗聲言曰。美哉古維野君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既得徽章。復饒財產。古維野當之可無愧色。蓋此乃一生慎敏勤於實習之食報也。塔司魯言時。若忽憶香莉之夫。盡心於虛無之科學者。乃繼言曰。徒究心於玄妙。而不注意於實習者。最爲無用學者。而有斯陋習也。卽宜改之。爲當余不解近世博士每喜取理想算學中最空虛之問題而研究之。如落滑思機之非。

歐。格。利。特。幾。何。學。是。何。爲。者。（落滑思機俄國算學大家卽創非歐格利特幾何學者譯者註）

塔司魯言時微睨香莉之面見其眼色中露驚駭之態似聞算學家離奇之術語不喻其旨而欲詰問者不禁大悅自思曰彼未聞落滑思機與歐格利特兩字是其夫所事之算學彼未問津也彼與其夫之攜貳可知矣余可乘隙而入矣堅固之牆垣苟有一線之裂紋毀之良非難事矣然白利徒夫人不欲於塔司魯之前顯其謙陋故捨算學問題而仍論古維野家之跳舞會矣

香莉問塔司魯曰前日之跳舞會君談及何事乃令吾表妹愛倫以道德訓君乎塔司魯曰因余談論中偶誦戴能之格言曰德行與罪惡如糖質與酒精同爲天然之產品香莉曰君意若何豈亦與戴能同見乎君試言之戴能之說然乎否乎余欲觀君之意向也一切問題均不足以窘塔司魯惟彼於道學家言

則素未涉獵。偶於稠人廣座之中，亦略舉一二語者，拾他人之牙慧，以示其淹博耳。香莉今日以此問之，彼必無辭以對。然彼不欲於香莉之前顯其窘態，且不欲墮香莉對於己之信仰，故不直接答之，而微笑以言曰：跳舞時之戲言，豈可視爲正當之理論乎？余思戴能之意，僅謂善與惡皆天之所賦，而無分彼此罪孽者，惡之積，德行者，善之積也。

當是時，地爲日光所炙，久羈於此，非以攝生，且時已向晚，欲繞道以赴白利徒家，當急行以趨之。於是塔司魯繼言曰：獨裁之判語皆不足信，蓋真理至爲複雜，必有無窮之事實，相比例，相考證，然後真理乃見。凡一切事，其真理固安在乎？塔司魯語至此，忽少止，繼復言曰：夫人無乃厭余放論及此乎？香莉曰：否否。蓋香莉悅塔司魯之言論，不沾沾於衣服宮室，而能及其遠者大者，故樂此不疲也。於是塔司魯重言曰：夫人試以一事論，即可見真理之難求。余憶幼時曾

讀物理書見其中有馬利亞脫定例（按馬利亞脫定例言容積與壓力有反比例也物理學中此例甚重要譯者註）謂之漸近定例言以試驗證之此定例可漸近而不可恰合也夫漸近者可近不可接之謂也定例者一定而不可移易之謂也此兩字意義相背可合於一處以成一名詞乎由是言之凡最著名之原理算學家引爲無上之榮幸奉爲金科玉律者皆可任意增損之而不以爲忤矣算學物理中最切要者莫如公式建立之艱難等於開疆拓土關係之重要類於法令條教依公式以演算宜無不合然憑式馭算不加變通往往不能得真確之答數此又何說也

香莉聞之懷疑之心油然而起昔日信仰科學有若帝天至是盡爲塔司魯之諷辭所毀矣博士竭學生之力以求真理凡事之不涉於虛無不繫乎理論者皆以爲不屑道日與謬誤支離之理論相戰相搏偶獲一近似者則欣然大樂

以爲天下之眞理在是矣。此非五石之瓠大而無用者乎。終日埋頭於此。腦力竭而精神枯。身心鬱而氣力衰。性情因以暴戾。舉動因以恍惚。凡此絕人類之生機而增家庭之苦趣者。何莫非力求眞理而然乎。香莉聞塔司魯言不覺爽然若失矣。

塔司魯語時。香莉環顧左右。見遊客紛紜。方爲擊球之戲。觀者如堵。說稗者方逞。其齊諧志怪之談。描摹離合悲歡之狀。聽者解頤。堂宇深邃。陳設雅麗。士女聯袂而至者。笑語謳歌。皆欣然有自得之色。庭前芳草芊綿。一碧無垠。雜花叢放。日光映之。妍若錦繡。風景明秀。雖春日無以過之。香莉此時無所謂公式原理等名詞。以擾其心神。氣體舒泰。胸襟開拓。家庭之悒鬱。暫釋。蓋人生之樂趣。香莉至是時而始領略其一二也。於是自思曰。此憧憧往來者。以娛樂爲宗旨。其然乎。彼竭力以求眞理者。困心勞慮而所獲之理。仍若明若昧。其不然乎。

塔司魯又曰然。余於近世博學家。哀之而又敬之。敬之愈甚。哀之亦彌篤也。天地間美麗之物。非公式所能建者。彼所不好也。卓越之藝術。非方程所能成者。彼所不明也。由彼觀之。文章者。贅辭耳。圖書者。塗抹之污點耳。雕琢者。壁間之凹凸耳。惟音樂則稍重之。以爲是乃聲學之致於用者。是乃聲音之數學也。香莉自語曰。誠哉是言也。是時塔司魯察白利徒夫人之面。并聽其言論。心愉神悅。欣然大慰。以爲彼之籠絡香莉。將告厥成功矣。蓋頃所發之言論。旣嘲白利徒所學之無用。復自詡其邃於哲學。能評量各科學而衡較其得失。正以打入香莉之心坎中。顧塔司魯要言不煩。以爲頃所言者。意義已足。再衍其說。卽爲不智凡圭角太露者。人將疑其有意於離間。故塔司魯至是。卽捨此而他語。曰他日余將訪夫人於家。夫人其許我乎。香莉曰余甚願君之惠臨。十二月朔卽星期六日。余將延見君矣。

語畢。兩人卽趨山澤童夫人與中尉。是時佛籃與中尉立於壁間之畫圖前。圖中。天。光。之。蔚。藍。與。海。水。之。碧。綠。設。色。過。妍。麗。水。天。相。接。處。界。畫。太。明。顯。轉。失。迷。離。縹。緲。之。致。然。佛。籃。與。中。尉。對。之。若。無。所。覩。畫。理。優。劣。亦。不。加。評。論。惟。聞。中。尉。低。聲。語。曰。余。頃。自。大。學。街。之。班。爾。米。旅。館。中。來。明。日。二。點。鐘。余。候。汝。於。是。於。是。四。人。循。扶。梯。以。下。以。達。樓。底。白。利。徒。夫。人。問。塔。司。魯。曰。君。之。班。次。與。余。表。兄。郭。裨。馬。野。萊。蒙。同。乎。塔。司。魯。蹙。其。雙。眉。黃。色。瞳。子。旋。轉。不。已。呈。驚。疑。狀。注。視。香。莉。愀。然。不。樂。若。以。雙。目。寫。其。祕。密。之。意。念。者。曰。余。與。夫。人。之。表。兄。班。次。實。同。語。至。此。忽。又。問。曰。夫。人。奚。爲。問。及。此。乎。香。莉。曰。昔。日。古。維。野。家。之。夜。會。君。與。萊。蒙。似。未。曾。相。識。者。雖。余。表。兄。性。情。傲。慢。時。不。與。人。相。周。旋。然。終。不。能。使。人。無。疑。也。塔。司。魯。此。時。若。有。無。窮。之。感。慨。發。於。心。胸。喟。息。而。言。曰。科。學。世。家。之。學。生。恆。自。視。過。高。彼。自。詡。其。門。閥。往。往。不。屑。與。祖。宗。無。所。發。明。之。學。生。如。余。者。爲。伍。也。夫。

人之表。兄郭裨。馬野萊蒙。兩世科學門第。甚高。不屑與余談論。亦固其所。塔司魯君。以此解釋。同學與彼交誼。淡漠之故。其辭至爲敏妙。香莉始聞之。爲之首肯。然徐玩其語氣。則牢騷之意。溢於言表。郭裨馬野萊蒙。之不屑與彼爲伍。諒別有故。必不徒以科學門第之不相匹也。香莉天資靈敏。寧不知之。特以婦人之性。恆左強而右弱。矜卑遜而惡傲慢。抑制人者而揚制於人者。故仍信塔司魯之言。以郭裨馬野萊蒙爲背於理也。

當此秋季。餘晷甚短。夕陽影彩。幻爲天半。朱霞不久。卽沉於地平線下。堂宇昏黑。惟見雕像之影。與窗外綠樹之影。相混合而已。山澤童夫人曰。吾儕當興盡歸矣。於是衆人揚其手於帽側。鞠躬而別。曰。明日再晤。

香莉步行歸家。過橋時。見山嫩河兩岸。汽燈森列。朗若列星。影落波濤。搖曳明沒。如千萬金鋼石。蕩漾於水中焉。香莉獨行無聊。不覺追思此日之暢遊。彼之

同伴。嫉媚。可愛。議論。風發。莊諧。疊陳。卽此。可見。其靈明。之特異。而又能。推測。女郎。之心理。以達。難言之隱。微此。又非。他人。所能及。矣。

第三章

白利徒夫人午餐後。急治裝束。往訪沙飛姨母。沙飛者。算學同志跳舞會中。經理。慈善。事業之。主任人也。白利徒有一。同學。身歿而妻女。無以爲。贍。故囑其妻。往訪沙飛。欲會中。捐資。以賑之也。

白利徒之同學名愛巴渡若瑟。自大學畢業後。卽置身工界。以其蓄積。締結婚。姻。然位。置不優。而家累。日增。迫之遠遊。遂適印度支那。効力於其地之。電氣公。司。薪水。頗豐。乃命途。多蹇。居此未久。卽染疫而亡。今其妻女。仍返巴黎。白利徒。念。同學之情。爲之。請於。藝術學校之。同學會。周其困乏。復欲。郭裨。馬野夫人。加以。矜卹。蓋夫人。於每次。跳舞時。可引。寡婦。見於。衆人。以求。施捨也。

香。莉。迅。步。急。行。過。李。克。幢。部。街。是。時。晨。光。熹。微。去。夜。未。久。道。路。凝。凍。土。堅。而。燥。
一。縷。日。光。透。天。際。微。雲。而。出。映。於。石。像。之。薄。霜。上。顆。粒。晶。明。若。金。鋼。鑽。光。閃。五。
色。彷彿。無。數。長。虹。縈。於。石。質。道。旁。園。林。靜。寂。惟。見。童。子。數。人。冒。風。衝。寒。兩。頰。微。
紅。立。於。河。干。以。觀。風。帆。之。出。沒。道。途。寬。廣。兩。旁。禿。樹。對。立。間。以。木。橙。其。風。景。有。
若。市。設。之。公。花。園。也。晨。景。清。淒。街。衢。靜。肅。蓋。巴。黎。此。時。尙。在。暝。睡。中。耳。香。莉。對。
此。怡。然。自。得。蓋。既。樂。其。風。景。之。清。靜。復。念。白。利。徒。之。待。彼。今。晨。與。昔。日。不。同。也。
晨。餐。時。其。夫。與。彼。談。愛。巴。渡。家。事。娓娓。不。已。絕。不。似。平。時。之。愁。悶。又。與。彼。戲。數。
自。今。日。起。至。跳。舞。之。夜。止。愛。巴。渡。夫。人。所。繪。之。鼓。面。摺。扇。帽。章。屏。風。共。有。若。干。
所。得。潤。資。爲。數。幾。何。以。此。糊。口。可。得。幾。日。其。計。算。精。核。絲。毫。不。苟。不。啻。算。學。家。
之。解。微。積。問。題。焉。計。算。時。每。舉。一。名。詞。若。鼓。面。屏。風。等。其。夫。必。高。其。聲。有。若。小。
兒。之。戲。言。狀。至。可。哂。彼。一。思。及。不。禁。爲。之。莞。爾。劇。談。時。興。會。淋。漓。時。與。彼。相。爾。

汝且時呼彼之小名以爲笑樂。捨其課程而注意於愛巴渡之家事。殷勤周至。不遺餘力。愛巴渡有知將感之不已。卽香莉亦甚悅其夫捨其虛遠之算理而講求任卹之實事中。必悱惻頗欲爲故同學之孤寡盡力焉。

又有一事。香莉亦引爲至樂者。昨日在古維野家。晤塔司魯。雖盈庭賓客。而兩人隱於室隅。密語頗久。覺塔司魯年少英都雄健之概。有若武士而吐屬。又溫柔敦厚。令人心折。會晤之期。訂在冬間。塔司魯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之會員。又參預巴黎社會事。十二月間。卽可來訪焉。要之今日香莉之胸中樂事。孔多。屈指計之。怡然忘倦。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入郭裨馬野夫人所居之街矣。

是爲吾夫人田街。街長而曲。無店肆。少行人。鮮居民。遠視惟見砌街之石板上。細草蒙茸而已。荒涼寂寞。初不知爲巴黎城中之街衢焉。郭裨馬野夫人所居之室。建築雄壯。其闊大之像。嚴重之狀。望而知爲三十年前舊物。門窗梁棟。無

一合於近時式者。香莉升石堦。拾級而登。不禁追念姨母之家庭。令人恐懼。蓋昔日香莉偶與其夫飯於姨母家。則數小時間之忸怩不安。較之體刑尤爲酷虐。席間辭嚴而禮縟。尊蓋之屬有稍不潔者。必屏之烹調之物。有稍不合法者。必斥之周旋之間。有稍不中禮者。必糾之不食。晚間之沽肉不飲。酒不吸。煙以其不合於衛生學。也不作骨牌戲。以其違於禮也。自初迄終。所討論者皆迂遠不切事理之談。香莉聞之莫贊一辭。且香莉并不能發一問。蓋設一問題於科學家之前。非香莉所能也。設一啓口而科學名詞用之不當。反顯其陋。適以招科學家之冷嘲耳。是以香莉終席不發一言。惟強睜其目。以冀不入睡鄉。并屈指計時表之分秒。以盼時刻之早。至香莉偶子身至其家。則郭裨馬野夫人必殷殷訓誨。香莉不得不整襟聽之。蓋夫人者女學士而又女教士也。故恆以宗教之理訓其甥媳。

香莉進見沙飛微笑以接之語言間深以其甥之妄誕爲然至白利徒新發明之布置器具法沙飛大加讚美以爲是乃深合於造化之功用并爲香莉證明地面磁氣之關係見白利徒之所爲實有至理存焉乃告香莉曰吾親愛之甥媳乎吾儕婦人以贊助良人爲天職彼有所爲當贊成之彼有所欲當應允之彼有所樂當附和之吾甥易怒是其病徵汝不可拂其意也郭裨馬野夫人視姊之子若己子故以慈母自居彼於白利徒有無窮之隱憂蘊於胸中特不欲香莉知之耳

白利徒之性情頗似其外祖馬野馬野力學故卒死非命沙飛時時念及之白利徒之祖名郭裨方生曾於動重學中創一著名定理是人作事有條理求學有節度故雖以算學名而能以壽命終也白利徒之父名馬野比愛遠於物理學及幾何學爲算術物理學之代表爲定理之忠臣以求學太甚故腦力竭而

神志昏舉止怪誕胸襟悒鬱卒以愁悶死當是時物理大家萊儂長於試驗凡一切定例世俗奉爲金科玉律者無不以試驗證之定例之失其効力者頗多白利徒外祖馬野之性情頗固執而其討論問題也恆好以語言侵人故仇敵頗衆彼於熱學中曾創一定例以斷定質之伸張學者翕然宗之自萊儂起科學家皆以試驗相高馬野之仇人羣起而攻以爲以試驗證之此定例未爲確當馬野設法抗禦筆戰頗劇然卒大敗馬野引爲大辱博學之名因以消失科學之眞確定理之創獲至是皆成泡影爾時馬野之懊喪可知矣嗣後馬野遂成性情暴戾之人怒輒撻其妻子厭惡一切人有所問輒置不答一日聞其呼曰深淵深淵遂啓窗墮樓而死

郭裨馬野夫人外容頗嚴毅然性情實溫柔而易時以其父之慘斃爲鑑深憂其子女似其外祖且以慮其子女之心移於其甥焉雖郭裨馬野夫人時時

自慰以爲種性傳遺之說。或不足據。而博學家之癡狂。乃偶然事。然見白利徒之舉止態度。確肖其父馬野比愛。則又怒然以憂恐種性實已傳遺於彼。而其外祖所以致死之問題。又不覺往來於心胸矣。又有一事。沙飛引爲大戚者。白利徒自入藝術大學後。卽捨圓錐割線而從事高等物理學。艱深複雜。猝不可解。而白利徒習之不已。腦力竭而生機促。此郭裨馬野夫人所引爲深憂者也。沙飛不欲香莉知此底蘊。以增其憂。故談論間。偶及白利徒必婉轉其詞。今聞其甥媳歎息以道其夫無謂之發明。不覺稍慰。曰敬謝上帝。彼作無謂之事。是彼固健也。香莉不知馬野之慘斃。不悉郭裨馬野夫人之隱憂。夫人之訓言。彼已習聞之。了不措意。惟覺可厭耳。

是時香莉行經沙飛之外房。房中無所有。惟見一長形木箱。及銅頂之衣架耳。旋入總稽查員之辦事室。室寬大而嚴整。似郭裨馬野之爲人。室內陳式之器。

具皆帝國時式。塗以黃金衣。以文繡壁間之屏障。窗上之軟簾。皆以錦爲之。而滿繡以黃色之冕。室中書籍縱橫。雜疊架上。箱中旣充旣盈。桌上復堆積似邱陵。而軟榻椅子中。亦隆起如三角塔。卽火爐之煙突。上亦以書冊踞之。了無餘地。室之一隅。立一白石柱。柱上置一紫銅像。卽郭裨君之遺像。室之他隅。植一同式之銅像。卽馬野君之遺像。此沙飛家之兩大偉人也。

沙飛旁書桌而坐。此桌之大。幾全踞辦事室之中央。沙飛年方五十。氣象嚴毅。舉止莊重。髮色微灰。冠一舊式冠衣。一玄色綢衫。飾以貴重之鈕扣。望而知爲貴婦人也。坐定。卽柔聲以問曰。親愛之香莉。何處好風。吹汝至此。香莉卽以來意告之。并詳述愛巴渡夫人之近狀。沙飛靜坐聽之。繼於書桌之抽屜中。取一記事簿。書愛巴渡夫人之名氏地址。并於其下註一符號。蓋作符號以明其等級者。此經理人之職也。書畢。告香莉曰。汝告比。愛保護愛巴渡夫人之責。余可

任之囑彼不必憂慮也。香莉曰：親愛之姨母，吾姨母之交游，素廣能告吾都士蘭夫人之近况乎？其夫近於七月間任命爲巴黎之工程師也。都士蘭夫婦曾來余家，余與比愛適他出，故未晤。今秋都士蘭夫人又來訪，而余又與比愛赴宴，仍未晤。惟此次留刺於家，今日擬乘便訪之，不知其人之家世事業而往拜之。此最無興味之事也。

沙飛曰：汝少安毋躁，欲知都士蘭夫人之家世，行實，余將求之余之柏茄甫中……汝必不知此字之意義，此爲余老友米歇龍將軍夫人所創。米歇龍與郭裨馬野君爲同班之學友，當余夫婦居罷渡時，彼方爲是地之炮隊營長。余曾造其室，見賓客恆滿座，較之旅長師長之門庭尤爲衆多。此何故耶？蓋營長之夫人雅有俊才，長於清談，凡賓客之來見者，必有一二雋永之語相酬答。此一二語必忖其人之家世品性，恰如其分量而發，非泛設者。是以來賓聞之無不

欣。悅。而。退。然。營。長。夫。人。固。操。何。術。而。能。悉。每。人。之。家。世。品。性。耶。則。以。柏。茄。甫。故。也。柏。茄。甫。者。一。小。冊。備。錄。來。賓。之。名。氏。住。址。及。接。見。之。日。期。而。於。每。人。名。氏。下。書。祕。密。符。號。以。誌。是。人。之。履。歷。如。名。氏。下。作。一。圈。所。以。誌。是。人。尙。無。子。女。作。數。點。所。以。誌。是。人。子。女。之。數。藍。色。之。點。所。以。誌。男。子。也。紅。色。之。點。所。以。誌。女。子。也。點。作。長。形。所。以。表。子。女。已。屆。析。產。之。年。齡。也。……香。莉。聞。之。不。覺。失。笑。沙。飛。曰。是。誠。可。笑。然。以。是。之。故。營。長。夫。人。不。傷。他。人。之。感。情。而。大。爲。衆。人。所。悅。余。頃。所。舉。者。僅。其。大。略。耳。彼。所。定。符。號。至。爲。繁。賾。固。不。止。是。也。以。是。符。號。來。賓。之。行。實。悉。網。羅。於。胸。中。晉。接。之。間。語。言。無。不。入。人。肺。腑。如。與。未。婚。者。言。則。必。及。其。老。母。之。操。理。家。政。與。爲。人。父。者。言。則。必。談。其。子。肄。業。於。聖。西。大。學。之。狀。况。與。醫。官。言。則。必。暢。論。彼。居。亞。爾。才。利。時。之。風。景。由。是。營。長。之。夫。人。遂。成。一。至。可。親。愛。之。人。而。營。長。之。室。遂。化。爲。趣。味。濃。深。之。所。矣。香。莉。曰。誠。然。然。非。有。警。察。長。之。才。必。不。

能成此柏茄甫。沙飛曰：否。此事人人能爲之，惟當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耳。汝欲爲之，則竟爲之，不必俟比。愛受任爲總稽查員而始行也。今吾將爲汝求都士蘭家之行實。自都士蘭受任爲巴黎之技師後，余卽訪聞其家世而詳錄之。沙飛語畢，卽啓抽屜取一小冊，翻閱良久，乃整目鏡而朗誦曰：都士蘭夫人者，拔服亞夫人之姊也。沙飛至是，視香莉之面而加以註釋曰：是爲著弗利茄幾何學之女。繼又誦曰：拔服亞昂篤耐者，一總稽查員之子也。拔服亞夫人爲末徐利愛家之一人。沙飛誦至是，聲忽斷。又視香莉之面色而言曰：親愛之甥媳，以末徐利愛之聲名赫耀，必有爲汝言其歷史者。此卽理想力學中之末徐利愛也。末徐利愛有三子……

沙飛至是，語若潮湧，盡舉末徐利愛家之世系姻戚，以告香莉曰：理想力學之末徐利愛家，實導源於物體解剖學之蒲特落家。而蒲特落家又與博士院之

茄利蒙達家爲姻戚而星象學之資格落家又茄利蒙達家所流衍也繁賸紛紜香莉聞之莫贊一詞蓋科學貴族之世系其複雜不亞於皇室貴族彼亦有名號幾同於勳爵此名號皆由歷代口授而得殊難記憶郭裨馬野夫人則強識之以爲此類名號皆表示著作家一生之毅力忍耐力由堅苦卓絕而得者蓋創一定例建一原理立一方程非竭畢生之力勞苦其心困疲其體以赴真理不能獲也卽創一新法術何莫非以高尚之志勇往之氣得之乎如寶龍之試驗綠氣首次喪其一指二次喪其一目并其生命此其例也彼帝國之將帥以戰勝而獲勳爵何爲博士不能以勞悴而得名號乎敵人之彈其險尤不若勞心過度之甚而死於戰場之慘酷究不若博士死於悒鬱之厲也思慮傷人有同白刃較之大炮之火鎗尖之刺尤爲可怖科學家往往以考求真理故不惜以身嘗試或白賊其身或白入險途彼知一次或可幸免二次必不能逃然

其志不衰力進不已以期眞理之或有一得傷痕癥跡人引爲戚彼引爲樂以爲是不勇於求學之憑證也科學界之聖人往往不得其死事之可哀而宜尊崇者孰有甚於此乎其得名號也不亦宜乎

然悉科學家之苦心孤詣者鮮矣高深不可幾及之著作家旣不能如戰勝軍士之冠羽弁以遊行於市則自世俗觀之亦贅疣耳或且以爲奇異而嘲之卽以香莉論彼聞沙飛離奇之論已難索解况此博士之名氏詰屈聱牙其能強誌於腦際乎自彼觀之此數君子者皆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之子其性情與其夫相同者也

沙飛誦畢都士蘭家之家世卽顧謂香莉曰汝觀都士蘭之親戚皆清門望族爲人者曷可不注意於科學以自高其位置乎是時鈴聲大振沙飛之訓言遂止香莉如獲大赦而沙台夫人來矣沙台夫人身肥而矮氣血充盈呼吸時若

急。迫。全。身。肌。肉。爲。胸。衣。所。擠。橫。溢。旁。出。頰。成。三。疊。面。形。亦。倍。增。焉。行。時。全。身。向。後。現。重。滯。之。象。每。一。舉。步。頭。上。之。羽。冠。必。震。動。鳥。羽。高。舉。而。叢。厚。儼。若。運。送。靈。輻。之。馬。焉。沙。台。夫。人。入。室。卽。發。言。曰。親。愛。之。夫。人。余。欲。造。訪。者。已。兩。日。矣。不。幸。事。冗。無。片。刻。之。暇。以。償。此。願。頗。以。爲。憾。以。實。際。言。此。兩。日。間。余。蓋。不。能。自。主。也。夫。人。試。思。之。昨。日。余。將。出。門。忽。有。友。人。來。告。余。曰。汝。宜。往。嵐。甲。朗。台。家。嵐。甲。朗。台。君。之。上。科。學。院。萬。言。書。近。已。脫。稿。此。雄。文。也。汝。不。可。不。往。賀。之。余。遂。至。嵐。甲。朗。台。家。至。則。又。悉。拔。服。亞。昂。篤。耐。家。之。不。幸。事。蓋。拔。服。亞。君。近。忽。喪。其。一。子。也。余。又。思。此。家。庭。大。故。余。不。可。不。往。唁。之。以。表。余。之。哀。忱。於。是。余。卽。啓。行。以。達。寶。特。落。街。街。在。城。之。他。端。路。途。頗。遙。遠。也。

郭。裨。馬。野。夫。人。是。時。頗。欲。以。一。二。語。相。酬。答。然。沙。台。夫。人。之。語。連。翩。不。已。無。術。以。間。斷。之。於。是。作。一。暗。號。以。示。香。莉。若。告。以。拔。服。亞。夫。人。卽。都。士。蘭。夫。人。之。姊。

香莉宜往一吊者。然香莉無需此暗號也。彼已爲母。凡感情之屬於母者。彼無不鏤之於心。彼雖不識拔服亞夫人。亦不識其子。然喪子之戚。彼已印於腦際。而以往吊爲義所當爲之事矣。是時沙台夫人仍繼續以言曰。方至拔服亞。昂篤耐家。又聞柏來戴維君受任爲總稽查員。汝思如此榮幸。其可不往賀乎。於是余急別拔服亞君而急往柏來戴維君家。及至其家。而又有他消息發見矣。則昂維能君方自請考試補入博士院也。郭裨馬野夫人至。是乃得以一語問之曰。余思尙有板龍君學問優長。爲昂維能君之勍敵。博士院中位置昂維能恐不能操券得也。是時沙台夫人若有電力震其全身。自座躍起。雙眉上豎。目光炯烈。厲聲答曰。親愛之夫人。今博士院所欲補者。爲陸麗儂君之缺。此固研究光學者也。夫物理家死。則以物理家繼之。而不以算學家繼之。此非相沿之習慣乎。然則雖板龍君名振全歐。不可不稍待。以讓昂維能君矣。

郭裨馬野夫人見客之怒。乃改容以謝之。於是沙台夫人自革囊中抽一小紙而言曰。余尙未以來訪之宗旨。告夫人。余之來此。蓋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事也。會中有一計畫。囑余走告夫人。欲夫人爲之施行……沙台夫人正欲有言。鈴聲忽大振。僕婦立於辦事室之門口而啓曰。茄特利夫人與其妹爲跳舞入場。券求見。女主願見之乎。郭裨馬野夫人卽起立言曰。汝可導之入內。又顧謂沙台夫人曰。汝許吾見客乎。曰。何爲不許。沙台夫人語畢。復折疊其紙而藏之。兩少婦候於客廳。僅數分鐘。然彼等不耐久候。已不啻一世紀矣。兩人各有所思。默默無語。一則凝視室中之玻璃飾物。一則鑑賞火爐煙突上懸鏡。旁側陳列之畫圖。兩人目雖注視。而神則不屬也。茄特利夫人面色微黑。身材瘦削。衣服麗都。彼之裝束。輕窄淡素。爲巴黎式之尤雅麗者。彼自念曰。吾儕竟登此堂矣。吾儕與橋梁溝塹派相往來矣。吾儕入此禮節繁多。語言特異之社會中矣。

噫。余之來此。豈易事哉。余訪古維野夫人。不下數十次。欲納交於橋梁家之諸夫人也。談論殊乏興味。而所語之事物。皆余所不知。然余佯若深嗜此學者。殷勤以聽之。跳舞已畢。余捨骨牌戲。而周旋於郭裨馬野之旁。竭力以事之。多方以媚之。余今日乃得借機緣以入其門。今日來此之宗旨不可忘。并當於夫人之前。表示吾儕品性之高貴也。茄特利夫人今日實爲其胞妹婚姻而來。蓋其父倍爾柔君。欲得一橋梁工程師爲次壻。長女之壻。爲同業中人家資豐厚。性情溫柔。堪稱幸福。然得隴望蜀。志願頗奢。欲次女之婚姻。較長女爲尤美滿。故茄特利夫人一聞郭裨馬野夫婦。曾與古維野夫婦言。欲爲其幼子娶一實業家之女爲婦。卽爲其妹留意。并私幸郭裨馬野家之婚姻。恆由沙飛主持。得沙飛之同意。事卽諧矣。故極力以親媚之。然以門第論。倍爾柔不如郭裨馬野遠甚。婚事之談判。當由倍爾柔家發軔也。茄特利夫人固已解決一切。以求達其

目的矣。

柔麗愛脫較其姊身材尤短面形尤削舉止尤靈動兩頰作玫瑰紅色之鮮妍雖八月之桃無以過之目頗大而爲睫毛所蔽處女溫柔之態羞縮之狀有若意大利之老學究焉柔麗愛脫尙未以身許人故其出行也恆以姊爲伴彼深以其姊爲彼作伐爲無益事蓋郭禪馬野萊蒙者非彼之意中人也彼曾與萊蒙舞對於婚事亦曾宣其意見矣彼必不允以身許萊蒙而其姊又欲強之豈非大謬乎柔麗愛脫之意以爲婚姻惟愛情足以主宰之門第之相當利害之相關皆無足重輕也惟此意蘊而不露表面仍若以其姊之所爲爲然者蓋柔麗愛脫欲緩其時日以懈之不欲顯露圭角以却之也

有頃傭婦登堂延客兩人思慮因以中斷遂相將入辦事室郭禪馬野夫人急起迎之僂僂其身舒其兩手笑容可掬和悅之狀溢於眉際柔聲以言曰吾儕

所爲雖無當大雅。然於遊戲之中。仍寓學問之意。不可謂無益之舉。夫人等不鄙夷之。而臨辱之。實吾儕之光也。郭裨馬野夫人不俟兩人之答。卽爲衆賓互通名姓曰。此茄特利夫人……此倍爾柔女士……此余之甥婦白利徒夫人。此沙台夫人。語至此。加以註釋曰。此卽沙台方。程茄特利夫人先與香莉鞠躬爲禮。繼於沙台方。程前。僂偻其身。若覩科學之榮光。震魂蕩魄。莫能自主者。於是郭裨馬野夫人又言曰。余所有會中之入場券。今已罄矣。頃者余已通一電話於會長。囑其卽刻送來。余願夫人等留此小坐。以俟其至。古維野夫人曾爲余言夫人及倍爾柔女士之美。果不虛也。茄特利夫人忸怩以謝之。是時香莉端視兩少婦。見其輕盈冶麗。不覺傾心向之。蓋此兩人旣非定則。又非原理。與之往來。必可遺圓錐割線。而談裝飾矣。香莉固甚感此兩人之來此也。

郭裨馬野夫人又言曰。頃者沙台夫人適論跳舞事。夫人等如願聞之。余將請

沙台夫人畢其說。此亦饒有興味之清談也。沙台夫人雅不欲於俗客之前。討論重要問題。然又不能違主人之命。置之不答。不得已。探手入囊。求其寶貴之紙焉。於是。以手展紙。指謂沙飛曰。親愛之夫人。此吾儕之計畫也。吾儕之意。擬分跳舞爲兩組。一組以辣碑刺脫領之。……郭裨馬野夫人。顧謂茄特利夫人曰。此卽撰弧縱橫線論者。茄特利夫人領之。若深鏤斯人之名於腦際者。沙台夫人繼言曰。而以萬爾選女士輔之。郭裨馬野夫人曰。此卽萬爾選慧星也。茄特利微笑以聽之。此數人之名氏。皆若爲彼所素識者。沙台夫人又曰。至第二組。則會中全體一致。欲夫人之公子萊蒙領之。語畢。對室中郭裨之像。微俯其首。以致敬意。又向左致敬於馬野之像。而言曰。吾儕之跳舞。當借重於此室之兩大偉人矣。

然是時沙台夫人頗怪郭裨馬野夫人之狀態。蓋彼聞沙台夫人之諛辭。若有

不。豫。之。色。宣。言。此。事。當。與。其。子。酌。議。而。後。定。彼。不。能。獨。裁。也。於。是。沙。台。夫。人。又。憇。思。之。以。爲。郭。裨。馬。野。氏。長。子。三。人。皆。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之。領。袖。而。今。日。幼。子。又。爲。一。組。之。魁。豈。非。幸。事。且。會。中。擇。定。與。萊。蒙。對。舞。之。人。爲。茄。特。利。蒙。達。女。士。其。才。學。固。與。萊。蒙。相。當。者。也。郭。裨。馬。野。夫。人。爲。沙。台。夫。人。言。論。所。迫。不。得。不。以。實。情。告。之。於。是。揚。其。手。於。空。際。若。不。勝。其。頹。喪。者。歎。息。而。言。曰。親。愛。之。夫。人。余。甚。憾。萊。蒙。余。憶。彼。已。約。與。人。跳。舞。矣。語。時。時。以。眼。色。偷。視。柔。麗。愛。脫。柔。麗。愛。脫。羞。不。可。仰。兩。頰。飛。紅。白。利。徒。夫。人。與。沙。台。夫。人。觀。此。眼。色。見。此。羞。態。皆。默。喻。其。意。沙。台。夫。人。則。覺。已。言。太。利。以。致。發。人。隱。私。心。殊。怏。怏。也。適。僕。婦。持。入。場。券。以。進。沙。台。夫。人。乘。此。起。立。告。別。茄。特。利。夫。人。及。其。妹。亦。如。之。然。郭。裨。馬。野。夫。人。則。微。笑。以。留。此。兩。人。請。其。少。坐。俟。沙。台。夫。人。之。羽。冠。自。門。際。以。出。郭。裨。馬。野。夫。人。乃。旁。柔。麗。愛。脫。而。坐。是。時。白。利。徒。夫。人。則。與。茄。特。利。夫。人。並。肩。坐。狀。頗。親。密。

然茄特利夫人無意聽香莉語惟屬目於郭裨馬野夫人之舉止并洗耳聽彼與其妹之談論也及見兩人之親密狀乃知婚姻之計畫已漸有端倪不禁自慶其外交之得手且幸其父得如願以償也郭裨馬野夫人啟曰昔日吾兒極欲與女士舞奈機緣不湊不能如志此次跳舞彼必欲與女士一試矣今日女士之來適吾兒不在不能促膝一談殊抱憾也……

然柔麗愛脫俯首視其履飾默默不作一語陰示反對之狀以爲此非意中人萬不可牽率以就也茄特利夫人以眼梢察之覩此情狀不覺大戚此倔強女子肯作一親愛語以媚郭裨馬野夫人乎煞費苦心以成此婚姻之初步者其將毀於一旦乎旁皇瞻顧茄特利夫人幾不能自持其手指則妄動於袖中答白利徒夫人之語僅以一二字是時郭裨馬野夫人既譽其子復稱其夫討論石灰之新著作將刊行於雜誌中茄特利夫人聞之捨白利徒夫人而顧謂

郭裨馬野夫人曰。願聞雜誌之名。吾儕將購預約券也。郭裨馬野夫人曰。此卽橋梁溝塹雜誌也。語畢起立趨近書架。取一藍色封面之書。與茄特利夫人曰。吾夫曾撰一建築術之鐵物生鏽論。亦載於此冊中。此論甚有益於倍爾柔君也。……茄特利夫人曰。然不特吾父卽吾儕亦宜瀏覽之以廣見聞。

然茄特利夫人覺晤談太久。且恐坐久失儀。乃起立告辭而退。并請郭裨馬野夫人早蒞跳舞會焉。香莉靚麗愛脫隨其姊。款步出門。體態輕盈。舉止閑雅。不禁若有所感。以爲以斯人之雅麗。年少而英多。好娛樂而饒興趣。而嫁一性情暴戾之子。以靈明爲公式。貯蓄之筭。以腦力爲運算機。不識愛情。不明美麗。辜負斯人之一生。不重可惜。耶斯人未來之身世。不幾與彼同其惆悵。同斯悲喟。耶與念及此。不覺愴然有感。而歎曰。可憐哉。此女郎也。

第四章

郭稗馬野夫人三長子。皆旅於外省。皆已娶婦。皆有位置。萊蒙其少子也。年二十四。而以第一名畢業於橋溝大學。故留巴黎充橋梁工程總局之書記。官萊蒙身短小而髮微黑。形瘦削而面灰白。頭削若烏。陷於狹窄之雙肩中。眼色迷蒙。恆作睡狀。舉動活潑。時捻其鬚端。鬚甚稀。不能蔽其唇。彼腦中所貯者。皆紛紜複雜。高深不可幾及之理想。絕不與社會相貫通。所爲者皆離世絕俗之事。一人獨喻而非他人所能共喻。彼深居一室。絕不與社會相往還。怯懦耶。自高其位置。不屑與人爲伍。耶。此固無以知之。要之疏懶性成。不欲以社會之交際耗其沉思。渺慮之功。則斷然也。彼有兩性。習科學時爲謙抑性。處人倫日用事爲高傲性。當其研究有得。侈然自豪。雖帝王之尊。無以傲之。而於人世之繁瑣細碎事。不復爲之措意。蓋其氣度之宏遠。志意之開拓。誠不愧爲博學士也。性情冷淡。而固執。頗似其祖。郭稗君。至其外祖馬野君。懷疑性。則彼之所無。彼有。

所見必堅持而固執之不肯虛心以受他人之攻錯職是之故凡討論真理苟彼理屈詞窮無以自辯則逃席焉而已篤於自信有如是者

萊蒙嗜科學若其生命故尙有習慣數端至堪發噱彼居地獄街當日落時光浪射李克幢部宮之窗一片紅光有若焚林萊蒙必對景生情追思未婁思不置未婁思者發明光線之折射反射理者也彼以博學士充營中之練習卒欲以身作則樹苦學之範模故拋離宗邦遠適埃及於營帳中研究光線原理卒以勞苦太甚染疫而亡當時國人亦淡漠置之其卒也未嘗致其崇敬之意萊蒙對此斜陽感斯人之偉蹟悼遭遇之不辰憑闌眺望不能不感慨係之每夜間三點鐘與四點鐘間萊蒙必興於牀以首觸窗自霧露籠罩之玻璃中窺察天象見中天諸星之易位大熊小熊之轉側宿星之上升亞利紅名星形若巨大之獵人後隨以犬星西利魚思名星則犬之目焉至黎明星光漸稀紅日愈升星

色愈淡。萊蒙又注目以察兩者之消長焉。萊蒙曾與兩學友習天文。其一爲萬爾選第三。卽彗星之孫。其一爲辣碑刺脫第二。卽天重學之子。故萊蒙略有餘間。仍習之焉。萊蒙當時所居之觀象臺。爲郭班尼克 Copernic 及蓋柏來 Kepler 後人所建。其嶺有一巨大之雕刻物。爲雕琢大家甲巴 Carpeau 所鏤。萊蒙過此必止步。仰觀遺構。追念昔日朋好聚處之樂。徘徊瞻顧。若不勝其低徊之情者。

一日。萊蒙越李克幢部園之鐵柵。入阿塞司街。忽聞有人呼之曰。郭裨馬野君。萊蒙回顧。見一少年。容貌魁碩。而舉止磊落。提一革囊。近身察之。不禁大呼曰。是乃勃臘台君也。兩人自幼同學於司戴尼司學校。而勃臘台君之父。卽爲是校之算學教員。其父歿後。保祿無力入專科。不得不棄其學。以謀他事。自是之後。遂與萊蒙未謀一面。萊蒙急問曰。汝現作何事。保祿曰。余在一廠。主家語時。

蹙額若不勝其愁苦者有頃乃復言曰此固非余之所好然家貧無恆產不得不謀斗升以餬口并瞻余妹也萊蒙曰然汝妹非卽昔日余恆見之小才脫耶服短裳頸間之毛巾下垂至膝狀至嬌麗余時見渠伴汝以入校也今必苗條若成人矣於是保祿盛譽其妹述其品性之美天資之高求學之勇以爲彼與妹恆終日論學仍未窮其胸中所蘊足徵其學之浩博也保祿且行且語忘其方向件萊蒙人阿塞司街述其妹容貌之美麗辨事之聰明娓娓不倦才脫於各科學皆有神悟而家貧無以肄業乃以一弱女子經營籌措卒入散佛爾大學是時倍爾柔女士卽保祿所居廠主之女亦肄業是校於是才脫遂與之訂交焉兩人相得甚歡保祿遂由倍爾柔女士介紹入其父之廠保祿甚德其妹故譽之不置卽以以上所述之歷史告之萊蒙焉

萊蒙與其學友貌合而神離彼於保祿所述之事實初亦不甚厝意及聞兩女

耶。之。交。誼。胸。中。忽。動。默。忖。余。可。利。用。此。誠。實。之。保。祿。以。探。聽。倍。爾。柔。女。士。之。消。息。矣。於。是。乃。作。親。密。狀。挽。臂。同。行。欣。然。暢。談。若。樂。聞。保。祿。之。語。而。不。倦。者。兩。人。遂。入。吾。夫。人。田。街。勃。臘。台。君。忽。悟。所。行。之。誤。曰。余。將。去。汝。顧。萊。蒙。堅。握。不。釋。曰。請。君。往。余。家。小。坐。今。日。無。意。中。晤。吾。良。友。余。心。之。樂。不。可。言。喻。與。君。久。不。見。心。中。所。欲。談。者。不。知。幾。許。豈。立。談。所。能。罄。耶。……余。與。君。別。忽。已。七。載。兩。載。專。科。兩。載。練。習。三。載。從。事。於。橋。梁。工。程。也。勃。臘。台。曰。君。言。不。謬。七。載。前。之。狀。况。由。今。思。之。仍。若。前。日。事。也。

萊蒙與父母同居。房中布置甚簡。室隅一小銅牀。式樣不同之椅子數事。一書架。一方桌。室內陳列之器具。如是而已。從衛生家言。室內不設帷幙。所懸者。惟赭色葛布之兩窗簾耳。至室中點綴品。則僅有一塑像。爲郭裨馬野夫人白童米尼。蓋購來者。室內書籍充盈。與其父之辦事室無異。各科學家之專集藝術。

講義、橋梁、講義、平三角術之教科書皆堆置架上。至郭裨所撰之動力學及馬野所著之物理大全則另置於桌上。一游歷所用之小鐘一製作精巧之壓氣表以雕琢像爲座其兩旁懸兩木架架內置兩大偉人之遺像焉。凡此數物皆火爐上之陳設品也。至火爐懸鏡之兩旁一則陳列跳舞之器具一則滿堆攝影片皆萊蒙三閱月間考驗橋梁所得者此皆各省各地所建橋梁之影片也。兩人坐定萊蒙乃答曰然數年間余與君已達成人之年嗣後皆將爲家督操理家政。求如昔日童年之遊戲已渺不可得矣。保祿笑曰家督乎汝尙不能語此汝之學固優於吾儕而年則幼於吾儕也。萊蒙曰優劣云者亦比較之詞耳。昔日余似略勝人一籌今則不如人矣。試觀余之學友輩未成婚者幾無其人。畢業而卽婚者兩人從軍期滿而婚者三人練習橋梁工程一年而婚者六人。此幾如級數之增進不已。余安可不步其後塵乎……保祿曰君所欲偶者爲

何如人君試以語我萊蒙仍如向日之習慣揚其手以大拇指與食指捲其鬚而摹其母堅決之詞以答曰吾友一橋梁工程師約值五十萬佛朗而以郭裨馬野門第之清高又必定一係數以乘之此係數至小爲二保祿曰然則百萬乎曰然此數不能減分毫矣有頃又言曰苟家世與吾家相類此數尙可酌減然余萬不願少取分毫而配一……勃臘台續成之曰而配一門第卑微之女保祿此語爲萊蒙心中所欲言故萊蒙聞之不復致辯

兩少年默然不語者良久蓋彼各有所思也萊蒙意念中以爲女子之與彼相宜者惟倍爾柔女士耳欲於廠主女公子外更求一人則實難其選茄利蒙達女士耶狀貌木訥絕少輕靈之態容顏枯瘠無少年豐豔之象陸馬野女士耶性情乖張而年齡又長西木乃氏之諸姊妹耶軀幹太長精神太弱知識太淺陋至倍爾柔女士則道德知識體魄三者皆無遺議且性情高貴足徵其家世

之清華焉。萊蒙繼又思其父母以家世相同好尚相合習慣相類之故而締婚姻故母雖不能分父著作之勞而於父之所爲無不贊助之父偶舉科學一二事以告母必能領略其意旨而於諸子之教育母無不代父之勞盡心力而爲之以吾母之賢豈可娶一不識不知之女子如余表嫂白利徒夫人每談必欠伸一啓口卽謬誤者爲其婦乎凡此皆萊蒙之隱憂耿耿於心而不能忘者

至勃臘台保祿之意見則與萊蒙異以爲締結婚姻不當計奩資之豐嗇婚姻非算術不當以係數及相等式人之兩心相合乃成婚姻所貴乎有婦者同志協力共濟艱難共事生產耳故擇配當視性情及才幹何若不當鯁鯁計及奩資之多寡與門第之高卑也蓋保祿所夢想者爲一樸素間靜之家庭築之者兩手基之者愛情與苦功點綴之者美婦之摒擋家事兒女之歡笑左右也保祿此時情思繚繞迷離恍惚中若見一人對己微笑貌豔而性和此非他卽保

祿之意中人倍爾。柔柔麗愛脫也。夫以彼之才貌未來之希望正無涯涘。其肯屬意於龔人子耶。而倍爾柔以一廠之主其肯擇一廠中之執事員爲婿耶。今日保祿因夢想家庭而念及柔麗愛脫以爲得斯人爲妻始可以達吾之希望亦適成保祿之幻想耳。

是時室門忽啓。聞佩劍摩擦聲。一軀幹高大者。衣礮隊士官服。自外至。入室卽呼曰。皮匠。諒汝安好乎。萊蒙不以客爲慢。卽起而答曰。礮工。汝安好乎。語畢卽介紹兩客相見。指而言曰。此鮑希谷中尉。現已退伍者。曰。此勃臘台保祿。曾畢業於思塔尼思者。鮑希谷君短鼻而巨目。形若捲毛之犬齒。時露恆作笑容。面目開朗而誠實。與之初見者無不歡若。平生鮑希谷君爲一退隱旅長之子。曾畢業於藝術大學。惟畢業之種類爲辣段薄脫。猶言不能爲文官也。蓋當考試時彼不能答物質解剖學及微積學之問題。不得不去文而就武。然彼不以

此爲恨。天性粗豪。固以武事爲樂也。萊蒙與鮑希谷。性情絕異。一則沉靜好思。慮一則粗暴喜活潑。然萊蒙覺其學友誠實。忼爽天性亦殊不惡。故樂與之友。彼之交鮑希谷。與其母郭裨馬野夫人之交。米歇爾夫人有同情焉。

少尉坐定。卽張其兩股。而以足蹴其身。後之佩劍鏗然作聲。萊蒙卽詢以近日在萬阿賽葉營中。作何消遣。彼聞之作無聊狀。欠伸答曰。余所作之事。皆非汝之所好。……多邊形陣之操演。……馬上之射擊。……有一事爲余心之所最樂。而欲告汝者。余往來馳驟之所。道途因以平坦。不費工程。而得坦途。豈非幸事耶。……語時笑聲大振。以身震撼其所坐之椅。揚其臂於空中。作操演時。指揮軍士狀。疾呼曰。向前行。……射擊。……繼復坐下。嘿然不語。有頃。乃復言曰。余頃所作之狀態。必爲汝所厭惡。……余雖武夫。今爲算同跳之員矣。萊蒙譯之曰。今爲算學同志跳舞會會員矣。乃顧謂勃臘台曰。汝觀同學中之入此會。

者蓋甚夥也。保祿曰：余亦擬往。蓋余妹之女友，每歲必於素所善之此會，女經理員處取入場券，恆以此券贈吾儕也。鮑希谷又言曰：會員中有礮隊官三人，橋梁工程師三人，皮郭一人，海工一人，萊蒙解之曰：海工者海軍工程隊官也，皮郭者海軍礮隊也。

勃臘台以來客語言俚俗，不耐久坐，遂起立告辭。萊蒙欲留之，以詢倍爾柔女士之近況，如頃所定之方針。然以鮑希谷在座，難以啓齒。因思勃臘台家居城內，訪之甚易。屆時接膝密談，尙未晚也。於是導之出門，而以親愛之狀語之曰：數日內，余將登門造訪。君住居何處？曰：亞來朗路二十五號。卽余家。萊蒙既送保祿，反身入室，見鮑希谷適燃雪茄而吸之。於是又與之談曰：頃在座之客，非庸人也。作事奮勉而勤慎，彼年僅十有八，已能贖其生，并養其妹。其妹雖貧而貌甚麗。汝今爲跳舞會會員矣。余當爲汝留意於彼妹也。中尉曰：甚善。余聞友

人言汝爲跳舞會中一組之領袖。此事信有之乎。工程師曰。會中曾以此事相屬。然余已却之。此職今已屬之古利安君矣。曰古利安乎。曰然。古利安無名號。可稱。可稱者其修飾耳。……今與名號赫赫之辣碑刺脫君相對。不幾令人失笑耶。中尉曰。汝何爲却此職而弗居乎。萊蒙聞之。嘿然不語。蓋萊蒙知鮑希谷好曉舌。以真情告之。彼必揚其事於外。故遲疑不敢吐實也。鮑希谷以萊蒙久不答。自座躍起。趨而前。以佩劍抵小圓桌。而覆之。桌上所陳萊蒙祖宗之遺著。盡仆於地。植立於萊蒙前。叉其臂而呼曰。汝不必相蒙。余於古維野家跳舞時。已知汝之所爲矣。余之老友郭裨馬野君。汝乃欲娶一鄙陋廠主之女爲婦乎。萊蒙以手作勢。欲爭辯。而鮑希谷又言曰。汝不必辯。就界說言。廠主之女者。卽女子之饒有資財者也。爲橋梁工程師之妻。固亦相宜。汝試告我此事。近日進步若何矣。

第四章

是時萊蒙默不一語舉小圓桌置之原位復俯身拾墮地之兩巨冊仍置之桌上。繼思鮑希谷既悉底蘊隱之亦無益不如傾心告之請其指示一二以釋古維野家跳舞後所懷之疑慮於是震其首作皇遽狀曰當時情形汝既盡觀之則與我對舞之人面色冷淡而無聊汝亦必見之矣余有問彼僅以一二答之問答時目且他顧余雖竭力以求親媚而實無術得其歡心吾兩人自始至終談話時之溫度僅以100度也鮑希谷曰汝略得要領乎曰否尙無頭緒也汝試思之余將何以解釋此冷淡之態乎今者余特建設義數條於此鮑希谷曰願聞其略中尉語時作鄭重狀蓋彼於婦人心理學研究頗深而關係婦人之問題彼殊樂聞而不厭也

萊蒙舉其拇指曰設義甲設彼爲愚蠢之人則彼之若是淡漠寡昧者當爲知

識寡陋之一表示也。鮑希谷曰：汝得無恐懼之乎？曰：恐懼者，愚魯之化形耳。余將繼續以言，乃舉其食指曰：設義乙設彼，固有情而矯爲淡漠狀，以俟余之先通情款者，則彼亦可謂無知人之明。蓋余非他，乃兩著名定理之後裔，而余之聲名價值，又足以配余祖而無愧。乃以汝一倍爾柔女士耳，余豈願紆尊降貴，以先通情愫乎？彼之不智，恐不若是之甚，則亦非彼之意矣。爾時鮑希谷於火爐上取一跳舞所用之小鼓，鼓面繪藝術大學歷年畢業生之像，其服裝皆歷年之制服，狀頗瑰異。鮑希谷凝視不釋，有頃乃自語曰：尙有設義丙語時，仍觀鼓面。萊蒙疾呼曰：此設義丙汝試言之。鮑希谷曰：此設義丙設汝非彼之所悅。萊蒙聞之，聳其兩肩而以譏諷之辭答之曰：余雖不能如阿童尼斯此爲希臘古時之美猶男子法文言阿童尼斯泱文言潘安譯者註之美，然亦不若田中驅鵠輩人之醜怪。彼亦何爲而遠我乎？鮑希谷曰：此皆不中肯，當更設一義以補其漏。此設義云：何卽設女郎別

有意中人。或其中表。或其友朋。自幼訂交。誓爲夫婦。者萊蒙怒形於色。厲聲呼曰。汝言是矣。彼之淡漠視余者。必是故也。萊蒙雖憤憤然。以適晤勃臘台保祿。爲幸事。蓋柔麗愛脫與才脫爲摯友。彼必以肺腑之言告才脫。他日訪保祿。因以探索此事。不難得其真相焉。萊蒙思至此。不禁大悅。遂以胸中所蘊。宣之於外。曰。頃在此間之少年。其胞妹卽現所論女士之摯友。而少年又贊助女士之父。辦理廠事者也。鮑希谷聞之。恍然悟萊蒙頃與勃臘台周旋。致其殷勤。且約期造訪。爲萊蒙希有事。而今乃施之貧窶之勃臘台家。皆爲此事耳。

室中夜色漸侵。陳列之器皿皆蒙以黑影。漸濃厚。幾不能辨爲何物。黑暗中。惟見鮑希谷所吸捲煙紅光一點。映入玻璃鏡。若天外之晨星。萊蒙起立。轉電流機。括天幔板。下燈光。大明滿室。開朗中尉之佩劍受電光而反射。煜耀射日。鮑希谷仍跨椅而坐。如乘馬狀。於是兩人復談論。萊蒙捻其疏落之赭色鬚。而

問曰。鮑希谷。君汝試實言。汝觀彼對余作落漠之狀態。否。鮑希谷答言。未覩。蓋當時情形。彼未細心體貼。惟見郭裨馬野屢與之舞。而旋舉旋輟。殊無酣暢之態。柔麗愛脫。若不欲與萊蒙舞者。鮑希谷覩此。未免詫異耳。然亦不敢遂決。兩人之不相洽。故萊蒙有問。而以未覩答之也。有頃。萊蒙又言曰。余亦盡心與之周旋矣。……是時。萊蒙發聲甚微。若不能畢其辭。欲他人聞之。索其意於言外也。鮑希谷忽問曰。白利徒夫人爲汝之親戚乎。萊蒙曰。然。渠之夫爲余中表兄弟。弟亦馬野氏之外孫也。言時。有德色。若自矜其先世者。

鮑希谷起立。以吸剩之捲煙投入火爐。復燃他支。吸之。而問曰。今室中。惟吾與汝兩人。縱談亦無害。汝試告我以白利徒負當世盛名。而其夫人願與之不睦。此事信乎。萊蒙聞之。自座躍起。張目視鮑希谷。厲聲答曰。吾友凡人。擬議及此者。皆僅得白利徒夫人之皮相。而未悉其真性情也。彼廣交友朋。長於交際。好

修飾喜賓客樂跳舞。彼於跳舞及宴會。往往流連忘返。其夫屢戒之。不能改。彼爲娛樂。派爲浪費。派時嬉遊無度。凡此諸過。失皆余所承認。然謂不安於室。則大謬。蓋彼固貞潔女子也。中尉以和易之色答之曰。善。善。汝毋怒。余本不欲傷汝。白利徒夫人之名譽。僅以余所聞於他人者述之於汝耳。萊蒙曰。噫。婦人名節爲重。汝言烏可不慎。汝言論太率。直太顯。露太傲慢。脫婦人而誠有不貞之行。則汝言尙未太過。非然者。汝之口孽。可道耶。事有不可率爾妄談者。此類是也。中尉欲平萊蒙之怒。急答曰。余失言之罪。望汝恕之。余聞汝言。余敢下一斷語如下。以橋梁工程會之榮光。凡入此會者。必無不德之婦。且并無不愛其婦之人矣。此言非汝所樂聞乎。鮑希谷語時。以手作勢。全身盪動。致將佩劍抵桌。桌覆及椅。椅仆及圓桌。桌上書籍重復墮地。萊蒙呼曰。唉。鮑希谷君。汝何不愼。若此。是時萊蒙重整其桌椅書籍。而鮑希谷心中殊惶惑。蓋彼

不知其學友於白利徒夫人。事真無所聞耶。抑僞爲不知耶。夫白利徒夫人與鐸陸柔大尉訂交。此事幾於通國皆知。而萊蒙顧不知耶。卽以此事爲曖昧。不敢深言。然每鐸陸柔談言及白利徒夫人。事彼必默然不語。卽此疑竇已足推其大略。而萊蒙顧毫無所覺耶。此真令鮑希谷百思而不得其解也。鮑希谷繼又思白鐸陸柔受任爲阿維農工程師後。繼與白利徒夫人訂交者。尙無其人。一時竭力以求親媚者。不知凡幾。當古維野家跳舞時。環繞於衣袂裙角前後者。如黃蜂粉蝶之戀花。此則曰吾愛汝……吾崇拜汝……彼則曰吾愛汝……吾崇拜汝……然白利徒夫人環顧左右。鮮當意者。惟樂與塔司魯周旋。鮑希谷一念及塔司魯。不禁面紅耳熱。蓋以白利徒夫人之美貌。而塔司魯與之爲友。羨妬之心。不覺油然而起也。於是又問萊蒙曰。在古維野家時。汝見塔司魯君乎。曰。然。當是時。彼曾趨走於余之左右。余舍之。他顧不與之談。彼卽他去。

此乃詔諛之徒。一俗子耳。鮑希谷曰：否。此實一奸險之徒……有頃鮑希谷忽自語曰：進行……進行……余思余事將得好消息矣……此非如郭裨、馬野君之談、白利、徒、夫、人、事、可、阻、余、之、進、行、也。

方談論時，門忽啓。一僕入室，白工程師馬奇君來矣。萊蒙驚呼曰：馬奇君乎？何爲而來此……鮑希谷亦曰：余憶彼方在兜尼齊，離溫和之鄉而適寒地，以度冬日，彼之謂矣。

馬奇君無父母，無恆產，聰穎過人，好遠遊，樂居新闢之土，以領奇賞，異故受任爲殖民地之橋梁工程師焉。馬奇君短於視行步時，身前俯，身與地平線作四十五度角，而其全體之重心當在軀幹之前十五步，頭銳若鳥首，鼻大似東江或甲落希諾山華。此兩者皆鳥名之喙狀，頗怪異，見之者無不失笑，以其狀貌之奇特，思慮之新穎，同學之人無不樂與之戲。肄業時，彼時爲滑稽談，至今校中

猶。往。往。念。及。之。也。

鮑希谷見之卽抗聲曰速與鬼爲禮於是三人握手相見萊蒙問曰吾友汝來此作何事馬奇作驚恐狀曰噫余自極大危險中脫身而出馬奇故作驚人之語以引起兩人好奇之心然後手舞足蹈以演述之其聲音之閎大尤足使演講之歷史生色其言曰余姑母年老矣懼余爲人所弄欲爲娶一兜尼齊女子爲婦顧面色黧黑而舉止鄙野良非余之所願於是頗留意余之婚事久之余姑母訪得一女士門第清高容貌妍麗而奩資又富吾姑母所以知此女之豐於奩資者以女子之母爲一寡婦耗費少而貯蓄多也於是姑母命余往其家不幸首次交涉卽遭失敗余一入門女子之母卽歎息不已若深憾余貌之寢陋者至女子則對余尤落漠余雖竭力與之周旋曾未一覩玉人絲毫之笑容於是余若芒刺在背不耐久坐卽辭而出余姑母欲玉成之屢往說項仍無効

也是時馬奇君噴其鼻息若犬初出水狀繼乃大呼曰愚哉余姑母之與余作
伐也余之婚事當以己意定之余當自求一美女子而娶之欲富有嫁資者不
鄙薄余余當急謀一優美之位置以高聲價吾聞美洲諸共和國以黃金爲橋
吾將往遊焉吾友明年君輩將見余入黃金國得美任娶麗婦馬奇君語至此
以戲謔之詞終之曰余將與三依克司

法語往往以平面解析幾何學爲雙X
卽雙語依克司者以立體解析幾何學爲

三X卽三依克
司也譯者註 輩聯姻。

萊蒙聞馬奇言不覺感慨係之蓋馬奇頃所述之歷史與萊蒙所經歷者實相
似也倍爾柔女士之父坐擁厚資胸中難免無世俗之見必不肯以佳麗之女
配一容貌不揚之婿倍爾柔女士雖無母而其姊頗精細爲妹擇婿必不能輕
易處之彼見萊蒙恐亦怪其貌陋而難息不將如馬奇之所遇耶至倍爾柔女
士之對萊蒙則如有惡客來訪惟閉門以絕之耳萊蒙欲效馬奇自荐恐見辱

於倍爾柔家欲遂捨之則又不忍棄柔麗愛脫之巨萬奮資意念紛岐理想錯雜自聞馬奇言萊蒙遲疑惶惑之態非筆墨所能盡也

馬奇曰余之近况已略述之矣未審汝近作何事願有以告我萊蒙答曰余已久不談學問矣惟近日在古維野家研究汽車引擎問題耳馬奇君怒目而噴之以鼻曰可羞哉郭裨馬野君也汝欲爲邦都弗來

譯言廠中經理人譯者許耶

萊蒙正色

答曰余無意離橋梁工程會余之研究引擎者有余之理由在此理由固與工業不相關涉也余僅欲考察引擎必如何改革乃合於郭裨之定理鮑希谷靜聽兩人言論默不一語至是乃問曰吾友苟汝能改良引擎者汝立可致富汝但當告之政府得一專賣權萊蒙間斷之曰咄余之研究引擎者專爲學理耳曷嘗有絲毫功利之見哉語時傲然自得一若乃祖郭裨在天之靈照臨在上悅其効忠於科學能爲定理救弊補偏也者萊蒙賦性膠固不化既醉心科學

則念茲在茲。幾乎萬變不離其宗。卽其眷倍爾。柔女士亦以科學故也。蓋倍爾。柔女士擁有巨資。萊蒙得之。可以溫飽終身。一切外事皆可不問。思慮專而智。慧出則於科學。能發前人所未發。爲祖宗之榮。爲門戶之光。萊蒙之眷倍爾。柔女士與其研究引擎用意正同。而馬奇不察。妄以萊蒙爲好利之徒。宜爲萊蒙所鄙視而痛斥之也。

鮑希谷察其時計見當歸萬阿賽葉之時刻已至。起而辭別。馬奇亦如之。彼其

怨事務之冗繁。於啓行往兜尼齊之前。籌備之事。不可勝計。所謂「十」凡代數中

不可勝計者則以「十」式概之也。譯者註之。兩人緩步出門。見臨街諸肆。燈火燦若列

星。每家門首無不懸燈以破黑暗。是時聖米歇爾大路之兩旁已浸於光浪中。而課畢歸來之學生闐溢街市。喧聲大作。中尉曰。余與汝同行至克李尼而分道。余將於此處登電車。往愛乏李特站也。道中往來行人摩肩接踵。馬奇與鮑

希谷之前。有一婦人。蹇裳以行。不知何故。衆忽至步。兩人遂擦婦人身。婦人反顧。怒謂馬奇曰。汝之鼻。將及余面。汝長大矣。而無禮若此乎。然馬奇無怒容。歡笑如恆。蓋馬奇久處寂寞之鄉。一旦蒞此。巴黎車擊。人摩肩。市肆林立。百貨充盈。行人錯雜。聲浪喧闐。方顧而樂之。不暇與一婦人爭曲直也。然馬奇亦恆道兜尼齊。風土之清嘉。蓋兜尼齊氣候溫和。海水蒼碧。每當夕陽西下。淡紅衣皮。白色摩愛脫。皆衣皮與摩愛脫皆鳥名。譯者註。載韜戴翔。嬉於水上。日光映之。翼作金紫色。兜尼齊城市。別饒風味。與他處不同。其房廊。屈曲參差。頗饒逸趣。每家門首。必張幔以蔽日。幔之式不一。幔之色亦不一也。大道之旁。緯以狹巷。中設小肆。彼此相毗。不啻千數。一覩此景。宛若見拔闌之小影焉。東方市集謂之拔闌。譯者註。兜尼齊之居民。以二十餘種族合成之。歐洲之文明者。有之。東方之曠野者。有之。混淆之狀。非意所思。大道之旁。森森植立者。棕樹也。層樓傑閣。高干雲霄者。近世式之大。

旅店也。遊於市目所見者。阿刺伯人之濃色外套。雷望丁人之雜色絲衫。猶太人之尖頂高帽也。馬奇遍遊秘魯孔戈巴西加拿大諸邦。曾遊覽其風景。覺皆不若兜尼齊之美。以彼之性好奇而樂遠游。宜其居此不厭而願任此地之工程師也。

兩人正前行。忽有人拊馬奇之肩。此卽馬奇君肄業礦產學校時之學友也。此人因病缺課。今方入第三年級。鮑希谷見馬奇君遇其友人。卽舍之而行。至蘇弗陸街。知此卽白利徒夫人所居者。不可不一往探之。乃渡溝。至夫人所居室之前而止步。舉首仰望樓之第三層窗簾內。彷彿若有小綠光一點搖曳不定者。此卽白利徒比愛之辦事室也。是時中尉情緒撩亂。腑葉震顫。漸以手插入外套。若欲制其心之跳躍者。口中作顫聲而微吟曰。玫瑰之花兮。乃栽名都。鮑希谷之父。每日晨起盥沐。必誦此語。鮑希谷自幼習聞之。故其平生每遇困難。

事亦必誦此以自遣焉。徘徊門首。良久不去。以求通其情款。是時適有一女童嬉於此。視鮑希谷徘徊瞻顧。心竊異之。乃戲以紙裹枯萎草花數朶而擲於其身。鮑希谷則大悅以爲是女鍾情於彼而贈之以花也。受其花而返。其紙癡迷可笑之狀。有若此者。然夜色漸深。鮑希谷受寒而慄。覺此夜飽嘗霜露。亦足以報美麗之香莉矣。且又忖夜色迷蒙。玉人決不憑欄。眺雖久立於此。亦不能覩其面矣。於是鮑希谷心中兔起鶻落。不能自主。設種種計畫。將於星期六見白利徒夫人時。施行之。遂以手按其軍帽向電車所在處而行。是時鮑希谷行甚速。舉趾甚高。佩劍著地。鏗鏗有聲。

第五章

白利徒有兩子。皆不肖其父。長者名陸培。方九歲。嚴重果敢之象。頗似其外祖甲。厓君而狀貌魁梧。軀幹堅實。膂力強健。亦與外祖相類。陸培賦性聰穎。然於

談。虛。理。之。科。學。無。夙。根。不。甚。明。了。幼。者。名。朗。利。方。七。歲。赭。髮。覆。額。狀。貌。細。膩。秀。潤。恆。作。笑。靨。頗。類。其。母。朗。利。天。性。靈。敏。而。舉。止。活。潑。然。與。其。兄。有。同。病。於。算。學。皆。非。其。好。也。

兩。人。侍。其。父。母。飯。敬。肅。沉。靜。不。敢。作。喧。鬧。聲。恐。擾。其。父。之。思。慮。也。蓋。白。利。徒。與。山。澤。童。異。山。澤。童。君。爲。博。學。士。中。之。最。鹵。莽。者。每。食。往。往。吐。痰。沫。於。酒。盃。中。傾。加。非。於。糖。盃。中。且。時。以。所。用。之。眼。鏡。置。於。盛。食。品。之。器。皿。內。至。白。利。徒。則。否。每。飯。不。作。聲。息。愀。然。穆。然。墮。入。思。想。界。永。不。能。出。惟。彼。有。所。需。揚。其。食。指。招。傭。婦。以。告。所。欲。於。斯。時。其。思。想。乃。少。間。耳。妻。子。環。坐。於。旁。彼。亦。熟。視。而。無。覩。也。偶。離。思。想。而。入。實。際。則。彼。必。與。妻。子。論。學。當。是。時。議。論。風。生。以。食。堂。爲。討。論。場。偶。有。不。洽。惡。聲。起。矣。擊。桌。之。聲。有。若。雷。震。白。利。徒。欲。已。說。之。堅。確。往。往。遣。其。兩。子。遍。取。書。籍。以。證。之。於。是。斥。尊。器。之。屬。於。旁。而。置。書。籍。飯。以。中。止。食。堂。又。化。爲。課。堂。

矣。白利徒。夫人初亦欲阻之。以求一飯之靜謐。然其夫膠固。性成不能改也。

一日晨餐。是日爲星期六。十二月之朔日也。陸培肄業之校中。適授九數證。誤

法。

此即除法中。以九證演算之。誤者譯者註。

陸培聽講。心頗外馳。未能領悟。今日其父亦語及此。陸

培適見僕婦進橋。一盤垂涎欲滴。欲俟其父語畢告之母而食其一枚。白利徒

見之。斥之曰。陸培。汝何不聽吾解釋。陸培曰。吾父兒固已聞之矣。童子欲證所

語之非妄。卽背誦其父解釋之末一語曰。等於九之倍數。加九……其父復謂

之曰。然則爾試告我以 $9 + 2$ 之倍數。乘 $9 + 3$ 之倍數。其積數云何……以倍數

乘倍數。而所得之倍數。又爲雙項童子聞之。目眩神昏。不知所措。於是瞠目直

視。閉吻。不語。作驚駭狀。白利徒則大怒。以拳抵桌。猛擊數下。桌上盃碗盡震。大

聲呼曰。汝不聽講。汝不明理。繼見童子之視線集於橋實堆成之圓錐體。復責

之曰。汝不用心。以聽余之講解者。以此耳。以手猛曳其盤。至僕婦身旁。而謂之

曰。汝速取去。然白利徒此時忘力學中之情。力性例。橘實不隨盤而俱去。皆墮桌上。四散旋轉。陸培欲乘勢奪取一枚。其父禁之。於是放聲大哭。朗利見此情狀。欲助其兄。忽起身擬拾一墮地之橘。白利徒又厲聲呵之曰。汝亦若此耶。毋許妄動。此可憐之朗利半身。已自倚而下。懾於其父之威。而止。怨憤填胸。亦步其兄之後塵而啜泣矣。

白利徒夫人至是默不一語。惟凝視盃盤不釋。愀然若有所思。以爲家人團聚會食。爲一日間最樂之時。且廚役精於烹魚食品。皆能適口。兩子美秀而文。嬉笑於旁。令人歡悅。室內陳設。番皇雅麗。悉合時尙。桌上以銀器爲點綴。品光彩奪目。豪華之狀。令人心醉神愉。窗外綠樹成蔭。一線明媚。日光透五色玻璃。而過處。此境界鮮有不樂者。而白利徒顧不使其左右之人。有片刻之歡娛者。何耶。白利徒夫人念至此。不覺恨恨。兩頤飛紅。舉首與白利徒爭辯曰。汝何酷。

虐至此令人難堪。白利徒聞之，又大怒，呼曰：「袒童子而欺其父者，是汝之慣技也……試思彼等有呵護之人在其後，又安肯聽余之教誨耶……良好哉汝之教育也……余將別有法以處此。」乃顧謂啜泣之兩童子曰：「趣往房中……汝輩毋妄思盤中之果品矣……於是兩人怏怏而去。僕婦柔麗亦隨之以出室中，惟夫婦兩人兀然相對。」

白利徒又其臂繞室閒行，往來不已。兩唇翕張，若有微聲出於口齒間，作種種含怒狀。蓋懟其子陸培之不慧也，以爲是子毫無智識於算學，無夙慧。此乃理論之至淺顯者，而彼尙不解也。此乃證法步驟之至簡便者，而彼猶不明也。聽講時精神外騖，退習時無心領悟。天資與學力交虧，終爲愚妄人耳。白利徒每行一周，身必觸椅，卽此足證其精神之痛苦至深至巨，有非身體之痛苦所能警醒者。卒乃以簡括之詞，揭其愠怒之意曰：「此子非象數才也。香莉旣聞此語，」

復觀其瞻顧咨嗟之態。卽知其用意之所在。蓋白利徒家以算學聞。今陸培顧不好此。足爲門戶之羞。累世科學之清望。將由此而斬。白利徒固以此爲陸培不可赦之罪狀也。夫白利徒之妻父甲。匡君。關一鐵廠。創業巨萬。不可謂庸人矣。然白利徒尙以其科學中無名號。先世無聞。人引爲大辱。矧觀其子之不勤於學。有不赫然大怒者乎。

白利徒復歎息而言曰。凡子女。往往甚肖其父。父之所好。彼亦好之。卽以愛巴渡家例之。其子甚幼。前日余往其家。考問彼之所學。以驗其勤惰。彼應答如流。字字清晰。語語的當。與吾亡友無異也。香莉徐詰之曰。得毋已十二歲乎。白利徒聳其兩肩而駁之曰。科學之優劣。與年歲之長幼。無異。此根於天性者。愛巴渡君之子。其天資固絕。離羣者也。聰穎若是。而家貧無力。入專科。并不能入預備科。豈非事之至堪憫歎者耶。余將舍己事而爲之營謀。余將於當道之前。

爲之說項以求免費。若不得。余將訴之。教育部。語時。白利徒熱度極高。全身貼椅背。椅搖震作聲。向後傾。科學家大愕。幾墮椅仆。地香莉是時。兩手覆額。閉目兀坐。不覩科學家之情狀。惟深怪其議論風生。何以忽然而止耳。香莉此時思慮叢生。既念其子之肖彼。恍然悟人類之確有遺傳性。復念愛巴渡若瑟成婚之故事。又慨然歎其妻所遭之不幸也。若瑟之妻家貧而年長。爲若瑟之中表姊妹行。柔克傾心愛之。捐棄一切。以求婚姻之成就。一日自校出訪其妻。狀至匆遽。忘著革履。一時傳爲笑柄。然白利徒專心科學時。此類故實亦時演之。故其述若瑟事至此。必加以案語曰。此細事耳。人之所恆有者。不足怪也。然以熱心婚姻之故而失儀至此。不亦大可笑耶。愛巴渡夫人美容顏良德性。非匹一良士。不可此如塗飾黃金之架。必配以名畫也。然佳偶難得。待字閨中。已歷數載。家又貧窶不足欣動貴介子之耳目。自意老於閨中。以處女終矣。而若瑟顧

鍾情於彼。卒成婚姻。豈非幸事。然良緣難久。不數年。若瑟旅死。孤子方在懷抱。人生之不幸。孰有逾於愛巴渡夫人耶。故白利徒夫人既自傷不見愛於良人。復悲愛巴渡夫人之身世不覺瞑目。沉思白利徒所演可笑之狀。均無所覩也。女侍柔麗啟門入白曰。主人木工已來矣。香莉聞之驚曰。工人來此何爲。白利徒起立且行且語曰。房中窗格之啟閉式。余將令工人易之。白利徒夫人聞之驚愕不知所措。若有大禍將臨者。彼於良人之新發明本視爲無足重輕之事。一任其自作自息。不加禁遏。卽彼之矜爲創獲視爲獨得之秘者。彼亦漠然置之。特白利徒有一惡習。爲香莉所不能堪者。往往香莉選定一日爲接見賓客之期。而白利徒卽於是日施其工作。絕不與之商酌也。賓朋畢集。華堂高會。而伐木丁丁。聲擊釘鐺。鐺聲鐵器。摩擦鏗鏗。聲闐然雜作。尊俎酬酢。間時見衣服襪。粉墨相間之工人往來奔走。此豈所以娛嘉賓而助清興耶。白利徒夫人

今日之所以驚愕。不知所措者。以是故也。

是時火爐上之鐘。已報兩點。香莉呼僕婦柔麗入。問悉兩子撫慰後。已入學校。心中略慰。乃起身入房。裝束脩飾。香莉豫料今日爲平生佳日。郭裨馬野夫人之蒞。至固無疑意。卽講求衛生珍重。身軀者。見天色晴明。風靜氣利。亦必惠然肯來。然賓客中最爲香莉所心賞。非他人所能及者。則塔司魯喬治也。自秋宮晤聚後。香莉時時念之。且以復覩顏色爲幸。香莉覺友朋中親媚者固多。而真能知其性情。達其衷曲。憐其悲苦者。惟彼一人耳。彼對於博士譏諷之辭。足少報香莉平日所受之嘲罵。彼描摹算學家怪異之狀。以爲笑樂。而香莉乃附和之。亦述其夫怪僻之性。兩人交誼茂密。一見已若故人。塔司魯之音容。時往來於香莉之腦中。是日對鏡自鑑。見頂髻光澤而端正。證柔麗之長於裝飾。又見紫玉色之衫。與頭上髮色相輝。妍麗莫可名狀。不覺欣然自得。若忘其

伉儷之不協者。頻羨已貌之美。豔神魂搖曳。不能自主。此時之情緒。正類落葉數片。爲晚風所捲。飄入大湖。隨波震蕩。不能自主也。香莉對鏡畢。卽囑柔麗啓首飾匣。取約指數事。裝束初畢。卽報客來。乃匆遽入會客室。見古維野夫人及茄特利夫人已候於此矣。

茄特利夫人今日早臨。別有用意。彼於數日前。曾訪古維野夫人。以其妹之婚事告之。請其作伐。古維野夫人以爲彼與郭裨馬野家。交誼不密。往談婚事。恐不妥協。不如以介紹事任白利徒夫人。較爲妥善。蓋白利徒夫人與萊蒙爲中表行。且前日於郭裨馬野家。白利徒夫人對柔麗愛脫。頗呈親密狀。今以此事商之。諒必不却。茄特利夫人然其說。故今日與古維野夫人早臨白利徒家也。茄特利夫人知其妹未來之身世。係於此行。心中頗忐忑。入室後。覩陳設之美麗。知非風雅婦人爲之。布置不能至是。覺郭裨馬野夫人之室。樸素簡陋。與此

相。較。不。啻。天。上。人。間。矣。桌。上。供。大。花。餅。餅。內。貯。安。雷。花。玫。瑰。花。數。枝。紅。白。相。間。色。既。鮮。妍。而。花。朶。又。肥。碩。可。愛。旁。列。花。盆。盆。內。皆。種。費。惡。雷。花。花。氣。馥。郁。氤。氳。全。室。古。維。野。夫。人。頗。怪。茄。特。利。夫。人。入。室。作。驚。異。狀。乃。笑。而。謂。之。曰。夫。人。慮。令。妹。婚。於。科。學。家。卽。當。效。其。姑。之。樸。素。耶。此。大。謬。也。彼。郭。碑。馬。野。夫。人。者。博。學。士。之。女。也。故。以。儉。樸。自。安。若。他。科。學。家。之。夫。人。則。否。其。旨。趣。皆。與。其。夫。絕。異。其。夫。愈。沉。溺。於。方。程。彼。等。愈。放。心。於。遊。榷。卽。以。此。室。論。入。之。者。第。覺。華。美。風。雅。如。入。貴。介。子。之。室。不。復。知。其。爲。藝。術。大。學。教。員。之。室。矣。且。此。輩。科。學。家。皆。專。心。於。奇。耦。正。負。之。術。壹。志。於。方。圓。曲。直。之。理。不。復。措。意。於。其。婦。之。所。爲。一。任。其。載。遨。載。遊。以。消。永。日。無。疑。慮。心。并。無。妬。嫉。心。也。彼。等。惟。以。一。事。期。望。其。婦。卽。不。擾。彼。等。演。算。之。清。興。耳。令。妹。果。能。見。及。此。則。後。福。無。量。也。

茄特利夫人正欲答之。而白利徒夫人已自內出。謝兩人之久候。賓主道寒暄。

畢。兩人卽以來意告古維野夫人曰。親愛之夫人。吾儕之來。欲求助於夫人也。於是香莉作謙遜狀。答曰。何事。欲余相助。余才。驚下。恐不足以副夫人等之託。古維野夫人曰。昔日。余家跳舞時。余引數人。與倍爾柔女士舞。其一卽令表叔萊蒙也。昔日。郭裨馬野君。任省工程長時。曾與大廠主倍爾柔君相好。茄特利夫人急間之曰。我家廠中。曾承辦弗來利須山納格來伐爾須亞愛斯肥爾。男無三處橋梁之鐵料。香莉初聞此類冗長之名詞。不覺大愕。然佯若素聞其名者。卽答曰。余耳聞久矣。古維野夫人續之曰。然則指揮是類工程者之子。與承辦是類工程者之女。聯爲婚姻。豈非美事。然令表叔似不願與倍爾柔女士舞。……茄特利夫人傲然呼曰。彼固引舍妹至膳桌之旁。而對舞也。且跳舞後數日。余與舍妹訪郭裨馬野夫人。夫人與舍妹談論。頗洽。狀至親密。有非尋常賓客所能及者。由是以推萊蒙。旣樂與之舞。其母復樂與之談。郭裨馬野家。非屬

意於倍爾柔女士乎。茄特利夫人以此問白利徒夫人者。欲因之以採郭裨馬野夫人之意旨也。香莉初意頗以柔麗愛脫之偶萊蒙爲非是。蓋兩人性情不同。難期和諧也。故香莉對於此事頗抱悲觀。始欲阻之。今聞茄特利夫人言。知倍爾柔家頗望此事之成。於是意念一變。以爲柔麗愛脫性情溫厚而容貌豔麗。此事若成。余亦獲一佳妙之伴。計亦良得。乃答茄特利夫人曰。余見姨母余必竭力爲令妹談此事也。

兩人遂起立告辭。白利徒夫人與之握手作別。忽報茄利蒙達夫婦來矣。繼之以陸馬雅夫婦。西木乃夫婦。三家皆挈其子女而來。室爲之滿。西木乃夫人多愁善悲。陳述人家不幸事爲彼之長技。彼所談惟疾病禍殃死亡三者耳。彼與其幼女數人恆服深灰色衣。若爲所述受殃之人。著喪服者。今日彼以悲戚之聲告衆人云。柏來戴維君又病咳嗽矣。鬻維能君爲甲塔。

病名即譯所謂重傷風也。譯者註。

纏矣。沙台夫人爲汽車所撞，仆地受傷矣。悲痛之詞，既終。茄利蒙達倍脫女士，卽建議以爲今日之會，乃以求樂而顧以悲哀之事亂人心曲，殊失求樂之本意。曷不取跳舞員之肖像攝影片一觀，以資歡笑乎？其言曰：余憶前次跳舞時，攝影片甚多，片上之名，皆以別紙錄之，每名一紙，分給於衆，凡拈得名紙者，卽取肖像而與其人舞。當時柏來戴維女士所拈者，爲容貌不揚之子，怏怏之色，頓現於面，不亦大可笑耶？茄利蒙達倍脫女士，佯若甚樂，討論影片問題者，其志實不在此。蓋彼之初意，本欲與古利安君對舞，然古利安君無聲望，無算學同志跳舞會會員之資格，爲郭裨馬野萊蒙所拒，不能入會。倍脫女士之計畫，因以敗壞。倍脫女士旣不得志於古利安，卽屬意於萊蒙，以爲己之年齡已達成婚之期，而身又出於茄利蒙達之清門，其母嵐甲朗台氏，亦國中望族，豈可以身許一毫無聲望之子。惟萊蒙家世清華，與茄利蒙達家相匹敵，而萊蒙學

又卓越。以身許之。庶無遺憾。故今日來白利徒家者。欲晤萊蒙。一通情款。俾萊蒙知己之屬意於彼也。萊蒙外尚有兩人。其門望足與茄利蒙達相當。卽辣碑刺脫君與萬爾選君也。然辣碑刺脫聞已與其疏遠之表妹定婚。聘禮行之已久。至萬爾選君。其家素與嵐甲朗台氏有嫌隙。昔嵐甲朗台之祖與大萬爾選慧星。此人於慧星有所發明。故即以慧星名之。譯者註。爭論。木星之衛星遂成仇敵。兩家子孫不通。婚媾是萊蒙外。雖有此兩人。皆無成婚之望。倍脫不得不專屬意於萊蒙矣。惟有一事。或可爲兩人婚姻之阻力。則倍脫之年齡長於萊蒙也。然兩家以門第相當。而聯姻區區。年齡問題又何足道乎。

倍脫雖別有所思。然交際間仍揚揚若平常。與西木乃諸女士傳觀影片。評論面貌笑語大作。忽報郭裨馬野夫人來矣。夫人尙未入應接室。見兩工人肩一玻璃大窗格。經前房而進。怪問柔麗。柔麗趨而答曰。夫人此又主人之新發明。

也。近時彼不欲窗之啟閉。如尋常式。啟閉機括。本在旁。而今則移置於上。夫人試察之。此新式。啟閉用於灑掃房屋時。其便利爲何如。耶。欲入室。清理床榻。拂拭桌椅。當自室旁之小門。入取梯。拾級以登。乃能啟窗。通空氣。以驅塵埃。郭裨馬野夫人聞之。面色蒼白。一切悲痛。恐懼憂慮之念。逼壓其心。若螺絲釘之鑽木。愈旋而愈進。比愛不欲室中之窗。自司其啟閉。而必假手於僕人。此何故耶。馬野比愛之幻想。竟傳遺於彼。耶。豈體魄虛乏。不能操啟閉之勞耶。於是郭裨馬野夫人。昔日之恐怖。又復湧現於腦際。乃問僕婦曰。柔麗。汝主欲於書桌之旁。置一巨椅。而以背倚之乎。柔麗聞之。不解所謂。愕然答曰。否。主人房中。無巨椅。彼不願有此也。馬野比愛自殺之前。曾以一巨椅置於旁。如郭裨馬野夫人頃所述之狀況。當時左右之人。數見不鮮。不以爲異。亦未嘗考求其故也。迨後日。沙飛讀哲學算學大家巴思甲爾 Pascal 之詳細行述。知博士患虛乏。證軀

幹不能自持。必求一物以倚之。當其伏案作書。亦必有物以護持之。乃恍然悟。馬野比愛之。必置椅於旁者爲此耳。比愛今亦患此耶。郭裨馬野夫人所以此問柔麗也。繼又囑曰。柔麗。汝主苟再有發明。汝卽告我。柔麗曰。遵夫人命。柔麗私念變易窗戶啓閉。此事之至無謂者。主人愚妄。游戲作此。而郭裨馬野夫人重視之。若有重大之關係者。面色忽變。屢詢不倦。豈不大可笑耶。故柔麗之出聳其兩肩作鄙夷狀。

是時室中語言嘈雜。笑聲大作。衆賓已齊集矣。郭裨馬野夫人決意久坐。雖遲至晚間亦所不惜。俟衆賓盡散。然後與甥媳相對長談。以探其甥之近况。又思以愁容對客。殊不雅觀。於是佯作笑容。僂僂而進。衆客起立。與之握手爲禮。郭裨馬野夫人容貌嚴毅而態度莊重。全室之人無不肅然起敬。仰瞻丰采。陸馬野夫人尤樂與之相見。彼欲以一要事詢之。卽製造冰菓。以何家爲最善也。前

日彼大治筵席。以宴客。珍肴佳羞。羅列席間。而冰菓未盡。善引爲憾。事故日內。頗注意於此。遍詢友人。迄未得一製造合宜之家。此物雖微。而關係於衛生。甚大。偶一不慎。足以致病。故今日又欲就詢於郭裨馬野夫人也。然問題未及發端。而香莉已起而宣言云。彼得山澤童夫人書。知胡項將連日大宴。首日軍長爲主人。次日縣令爲主人。香莉詞畢。茄利蒙達夫人卽述山澤童家早離華歇爾之故。於是郭裨馬野夫人告於衆云。李郭亞君壽命不永。忽已逝世。可爲傷歎。橋梁工程局以李郭亞建橋未竣而歿。故急求一替人以畢其事。而橋梁工程又無若山澤童君之練習者。故以此缺與之。茄利蒙達夫人聞之。頗不謂然。不能緘默。起而駁之。以爲彼有親戚在華。歇爾頗知其底蘊。不盡如郭裨馬野夫人所云。茄利蒙達夫人語時。以目睨其女。若有無窮羞愧事蘊於胸中。不能宣之於外者。卒乃言曰。山澤童君何爲娶一團體以外之女爲婦。此令人百思。

而不得其解也。夫工程師當娶一工程師之女。此定理也。舍工程團體而求偶於他社會中。鮮有不敗其家聲者。茄利蒙達夫人語畢。陸馬雅夫人又欲問郭裨馬野夫人。彼所素識之製造冰菓家。其牌號何名。其地址安在。其擅長者爲何物。正欲發問。而茄利蒙達女士又抗聲以言矣。女士見其母意在言外。隱而不露。欲郭裨馬野夫人知所趨向。以定萊蒙之婚事。深佩其設詞之工。已不可不有以助之。以爲郭裨馬野氏所重者。科學也。當於假定之姑前一逞其科學上之博聞廣見。於是縱談華嫩河新築之兩橋。一則以環洞瑰異。聞一則以雕琢精巧。聞計較優劣。評議巧拙。談論風起。女士興頗豪然。郭裨馬野夫人一若無所聞者。蓋彼方憂白利徒家之禍殃也。夫人頗自咎其過慮。以爲理想過甚。恐非實際。然按之心理學家之理論。考之巴思甲爾之往事。并證之以馬野比愛之慘斃。不能不令人心怖。是時工人方以玻璃架納於框中。并設啓閉機括。

以錘擊釘聲。鏘鏘然。郭裨馬野夫人聞之。不寒而慄。若聞含斂時。覆棺蓋之擊釘聲也。茄利蒙達。倍脫語畢。陸馬雅夫人乃趨近郭裨馬野夫人。將與之談冰菓矣。而白利徒夫人又起而言曰。茶已備。請君等淪茗清談。室隅置一三層式之桌。木質堅細。製作精巧。爲香莉之愛物。桌之首層羅列茶蓋。皆薩克司製之。古磁繪以花鳥。塗以寶油茶蓋。皆置台毯上。台毯爲意朗特製。而飾以英國繡者。桌之第二層皆置銀製食器。盃碗刀叉之屬。式古而製雅。器上雕飾凹凸玲瓏。莫可名狀。桌之第三層置玻璃盤數。事盤中滿貯蒸餅。餅式方圓不一。餅色黃白各異。而堆積之式亦錯落有致。或成正方形。或成圓錐體。是時天色已晚。室中漸昏黑。白利徒夫人乃旋其通電機關。屋頂所懸之花式電燈數。蓋齊放光明。滿室晃朗。滿座賓客皆浸入光浪中矣。

衆賓會坐後。茄利蒙達女士仍與郭裨馬野夫人談。彼屈指計巴黎城中四隅。

之科學演講會累累若貫珠。并謂一切科學會彼皆列座聽講。昨日參預藝術演講會。主講席者爲班爾萬先生。明日參預無線電信演講會。主講席者爲北愛甲亥先生。陸馬雅愛倫則與西木乃諸女士共譽吾夫人教堂中演講教理者之辭令。以爲訓言之末一節。理既名雋。詞又酣暢。固千載不磨之妙文也。茄利蒙達夫人則仍與西木乃夫人談山澤童夫人事。以爲彼之離華歇爾。實因不端之行爲。招輿輪之攻擊。不得已而致此也。至陸馬雅夫人則與白利徒夫人討論帽式。以爲冬日冠。平頂冠。是否最合時。尙然兩人之意皆不在此。一則時時遊目以視門首塔司魯喬治。何以尙未蒞止。一則頻睨郭裨馬野夫人。欲得問以詢冰菓事也。

適茄利蒙達倍脫起立。離郭裨馬野夫人而置茶盞。忽見一少年入室。於是陸馬野夫人遂乘間旁沙飛而坐。而香莉卽引塔司魯坐於茶桌之旁。蓋此處可

相。對。靜。語。也。香。莉。曰。君。何。來。之。晚。曰。公。司。有。事。不。能。早。離。余。執。役。於。彼。當。聽。節。制。不。能。任。意。行。止。也。余。意。蒞。止。之。早。晚。亦。細。事。不。足。介。意。今。日。余。欲。與。夫。人。暢。論。者。乃。跳。舞。事。也。算。學。同。志。會。之。跳。舞。爲。期。已。近。余。願。夫。人。不。鄙。薄。余。而。與。余。對。舞。香。莉。歎。曰。噫。余。尙。不。能。與。君。訂。定。蓋。余。不。知。屆。時。吾。夫。許。我。蒞。會。也。否。耶。塔。司。魯。驚。呼。曰。跳。舞。之。領。袖。卽。其。姨。母。而。顧。不。允。夫。人。蒞。會。耶。香。莉。曰。君。勿。怪。彼。率。性。竟。行。不。顧。情。誼。以。爲。否。則。竟。拒。之。不。以。姨。母。而。有。所。瞻。徇。余。意。君。不。如。另。擇。一。對。舞。之。人。較。爲。妥。協。是。時。塔。司。魯。目。光。炎。炎。若。火。黃。色。之。睛。注。視。香。莉。旋。轉。不。已。發。聲。甚。細。而。銳。喉。間。若。有。物。逼。壓。之。者。作。色。言。曰。夫。人。當。知。余。心。之。所。屬。意。者。舍。夫。人。外。余。不。欲。復。與。他。人。舞。此。言。之。出。實。入。香。莉。之。心。坎。蓋。彼。詞。氣。間。佯。若。不。能。與。塔。司。魯。對。舞。者。以。試。其。心。直。逼。此。言。之。出。吻。而。今。竟。得。之。欣。喜。蓋。不。可。名。狀。以。爲。塔。司。魯。君。真。我。之。知。己。也。香。莉。是。時。爲。狀。頗。窘。微。垂。其。目。

俯首他顧。不欲塔司魯知其情狀。然眼皮跳舞不已。實無法以掩飾之。是時香莉甚願他日跳舞。時自初迄終。塔司魯不離左右。以頷略美秀之容貌。沉摯之愛情。綿密之情話。溫柔敦厚之狀態也。香莉乃謂塔司魯曰。余將與余夫商議。余苟蒞跳舞會。余必爲君之對舞人也。

是時又有客至。白利徒夫人覺招待賓客。乃女主人之專職。不可戀戀於塔司魯而放棄之。乃舍意中人起立。肅客入內。此爲誰。卽李墨蘭夫人也。軀幹長大。髮作赭色。蓬勃而柔軟。服飾簡素。御一黑絨衫。貂皮頸巾。下垂至足。是人素不齒於會中人。其夫爲法國博學之冠。位置頗優。然是人舉止輕佻。蕩檢踰閑之事。時有所聞。故會中人鄙薄之。不屑與之談。今日之來。不啻取室門而閉之也。入室後。衆賓默然。若有寒氣襲身。噤不能聲者。西木乃夫人起立潛遁。其兩女隨之。兩女容貌極肖。起身之姿勢。又同。射入鏡中人。皆謂此女卽彼女之影也。

茄利蒙達夫人亦如之。而色又加厲。陸馬野夫人亦欲效之。而彼所問於郭裨馬野夫人之冰菓事。尙未見覆。此事蓄之已久。今乃得問以問。不可不稍忍須臾。以詢究竟也。李墨蘭夫人屢受冷淡。已成習慣。見此狀態。殊不介意。坦然旁香莉而坐。是時塔司魯則旁陸馬雅女士而坐。演於白利徒夫人前之戲劇。今重演於女士之前矣。惟是時塔司魯不爲戰慄祈禱之情人而爲將蒙赦宥之罪人。面容作悔恨憂慮狀。以表彼自古維野家跳舞後時念及女士之訓言也。女士以嚴毅之詞詢之曰。君近日有繁重之原理以討論乎。塔司魯君謙遜以答曰。鄙人自聞女士高論。恍然悟一切原理皆不適於人倫日用之間。行將棄之不復道矣。鄙人今日之所求者。惟欲得一真理而信仰之。奉爲立身己之圭臬。故鄙人志願之最切者。與女士討論真理耳。塔司魯語時。微觀女士之面。見其對於己之請求和顏霽色。以聽之。知女士之所好在此。不禁私慰以爲。

吾兩人自此以後。益見親密。非初次跳舞時。偶然相值。泛泛者比矣。投其所好。而媚之。僞爲信道狀。以親之。彼熱心濟施。見人悔過。必拯之。以巴黎爲彌撒行禮地。以陸馬野家爲悔罪改過處。則吾事濟矣。陸馬野女士曰。君能悔過。自新。堪爲君賀。蓋悔過者。人道之初步也。

是時陸馬野夫人已得郭裨馬野夫人之復。知彼家所用之冰菓。其製造者。最爲著名。乃呼其女。愛倫。起立。與少年握手作別。往侍其母。其母面露喜色。屢誦製造家之牌號地址。若甚懼其遺忘者。曰。阿甲特街。培濕軒……培濕軒……阿甲特街。郭裨馬野夫人。私念李墨蘭夫人。雖不德。而其夫固科學鉅子。不可不略與周旋。於是旁李墨蘭夫人而坐。略作酬應語。當是時。香莉復入堂中。招塔司魯以目。令其與己並坐。然是時。李墨蘭夫人已覺坐久。卽起立告辭。李墨蘭夫人出。而鮑希谷中尉至矣。中尉昂然拾級以登。膽氣頗壯。欲以武士伉爽之。

氣施於婦人。以爲見白利徒。夫人後可直告。以愛慕之意。然後訂期會晤。斯已耳。彼意凡人與婦人交際。無不宜如是者。不幸一踰門闕。豪氣頓挫。情感內動。肺腑搖震。身欲前而兩足重。逾縛鉛不聽。使令正躑躅。問而佩劍之柄。掛於門身。遂前俯觸一圓椅。由圓椅而及方椅。未及至白利徒夫人前。而鮑希谷已坐下矣。是處適對郭裨馬野夫人。於是夫人與之周旋。問渠近日仍在萬阿賽葉乎。時時至巴黎乎。鮑希谷乃盼香莉而答曰。殆日日到此。是時香莉頗感其姨母留鮑希谷而與之周旋。忽見塔司魯起立將告別。不禁大愕。急坐於其旁。塔司魯何爲而卽行乎。豈中尉之來與彼之欲行。偶然相值。絕無關於其間乎。兩人既同學而又同班。然察其貌若不相識者。豈兩人積不相能乎。抑以中尉在此塔司魯有嫉妬之心乎。香莉是時旣不能強之久坐。復不能引之入外室。而求其解釋早行之故。進退維谷。惟以雙眸注視地毯。然香莉強制之態度。仍安。

詳。俟。塔。司。魯。出。門。後。仍。微。笑。趨。近。茶。桌。而。謂。鮑。希。谷。曰。曷。不。略。飲。少。許。是。時。鮑。希。谷。與。郭。裨。馬。野。夫。人。相。對。凝。視。若。仇。敵。蓋。郭。裨。馬。野。夫。人。欲。鮑。希。谷。先。行。以。便。彼。與。香。莉。獨。對。一。詢。比。愛。之。近。况。鮑。希。谷。則。欲。郭。裨。馬。野。夫。人。先。行。以。通。情。款。於。白。利。徒。夫。人。也。中。尉。持。茶。盞。而。漸。飲。之。自。思。曰。彼。何。爲。久。坐。於。此。而。不。去。乎。彼。非。姨。母。乃。殘。酷。之。人。耳。……余。恨。不。能。投。之。窗。外。……然。郭。裨。馬。野。夫。人。之。久。坐。於。此。實。與。彼。大。有。裨。益。蓋。彼。與。白。利。徒。夫。人。偶。相。對。坐。則。勇。氣。必。大。消。苟。郭。裨。馬。野。夫。人。早。行。令。彼。與。香。莉。獨。對。其。羞。澁。之。態。久。不。知。若。何。矣。彼。未。嘗。不。欲。鼓。勇。與。香。莉。一。談。而。竟。無。術。以。振。之。以。爲。對。所。愛。之。婦。人。而。表。示。其。意。見。此。天。下。事。之。至。難。者。既。不。能。與。香。莉。暢。談。不。如。早。行。爲。愈。於。是。託。辭。告。別。并。訂。後。會。鮑。希。谷。掉。首。卽。去。不。作。遲。回。審。顧。狀。既。出。門。胸。中。頗。愉。快。蓋。鮑。希。谷。此。次。雖。不。能。與。香。莉。訂。盟。然。遂。走。塔。司。魯。卽。外。交。上。之。極。大。勝。利。頗。自。悅。其。才。幹。之。勝。

人蓋自慶籠絡婦人之術實堪驚異也。

郭裨馬野夫人見其去長歎一聲若釋重負。今乃可與其甥媳獨對矣。香莉卽作譏諷語笑謂其姨母曰。姨母汝亦聞工人終日作邪許聲。汝聞之乎。余招延賓客。日吾夫恒令工人作此。殊不可解。郭裨馬野夫人未答。卽蹙額問曰。比愛曾與汝談及窗戶有未善乎。彼不怨窗縫不密而有風漏入乎。香莉聳肩答曰。彼所作之事。烏肯與余商議。且余遵姨母之訓。亦自適己事。吾兩人雖同居一室。固不相問聞也。香莉是時覺彼與其夫漠不相關。其夫之所爲。彼已度外置之。卽今晨之盛怒。亦幾忘之。第覺日間賓朋畢集。飽覽塔司魯之丰采。爲無上歡樂。耳塔司魯匆匆卽行。滋人疑慮。今日惟此一節。引爲憾事。餘皆躊躇而滿志也。要之人能自求樂趣。家庭雖苦。未嘗不可優游自得。香莉念至此。不覺喜形於色。笑謂郭裨馬野夫人曰。問變易窗戶啓閉之故於吾夫。非余所敢往也。

郭裨馬野夫人則大戚。以爲可怖之悲劇將演於香莉之側。而香莉顧茫然不知。仍歡笑若平常乎。欲告之而又遲疑。以爲比愛將蹈之險事。告少婦令其驚醒。算學家之迷惑。豈余之職任乎。卒乃以希望戰勝。恐怖又曰。彼嘗怒室中空氣之不宜洩乎。香莉曰否。彼時以獐獠之狀施於兩小兒耳。姨母沙飛聞之。略慰自語曰善。善。比愛苟不成。虛弱證餘皆無足懼。香莉繼述其夫對於故同學家之熱心。曰彼與我語當爲愛巴渡。若瑟之子呈請教育部求一免費之肄業。并當爲彼貯蓄銀錢作遊學之資。郭裨馬野夫人聞之又大慰。呼吸乃舒。於是知向之所憂者。乃其過慮。比愛固未知家有可怖之種性。足以亡其身也。變易窗戶之啓閉式。僅其好奇之僻性耳。郭裨馬野夫人至是乃決意不作恐怖語以懼其甥媳矣。

香莉至是忽憶及茄達利夫人所委之事。乃述昔日訪姨母於家座上。見一女

子年少而貌美。以此玉人爲萊蒙婦。似無遺憾。郭裨馬野夫人贊成之。謂彼與其夫皆以爲然。倍爾柔君爲國中人。望而家資又豐厚也。於是香莉具道茄特利夫人爲妹訂婚之意。郭裨馬野夫人聞之大悅。謂婚事由茄達利夫人既作是言。是倍爾柔家亦有意於萊蒙也。兩家同意。事必諧矣。惟有一端不可研究者。兩小究相悅也。否耶。然婚事決不因此而阻也。是時夜色漸深。桌上之花式電燈光芒四射。照耀全室。四圍靜寂。若甚宜於兩人之密議者。兩人移近坐位。語時聲浪甚低。密謀良久。乃得計畫如下。算學同志會跳舞時。令萊蒙與倍爾柔女士舞。而自明日起。白利徒夫人即經營婚姻之初步。香莉至是已全忘身受是類婚姻之痛苦矣。以爲此事若成。乃兩人之幸福。柔麗愛脫容貌豔麗儼若神仙。以表兄天資聰明貌亦不俗。且可因此久留白利徒於跳舞場矣。第告以沙飛姨母令其作伐。而與茄特利夫人有所商議。則彼以姨母故。必當從命。

是吾與塔司魯亦能暢叙矣。非一舉而兩得耶。

郭裨馬野夫人與其甥媳握別。中心愉悅。不可名狀。歷階而下。自思曰。固知倍爾柔女士非科學團體中人。然年少而貌美。嫻於禮節。長於交際。惟科學或非所長。然齊哈台夫人不云乎。人之所求於婦者。非贊襄學業。乃消遣悒鬱耳。此理論與郭裨馬野夫人平日所持宗旨。適相徑庭。然夫人願取之者。溺於倍爾柔家之富厚也。審慎周詳之婦人。往往有所溺而謬妄。昏迷令人失笑。郭裨馬野夫人卽其例也。沙飛溺於利。而忘平日之宗旨。香莉溺於情。而忘身受之痛苦。牽率以談婚姻。婚姻其可成耶。卒之萊蒙與倍爾柔女士訂婚之效果。適與預料者相反。寧不令人浩歎哉。